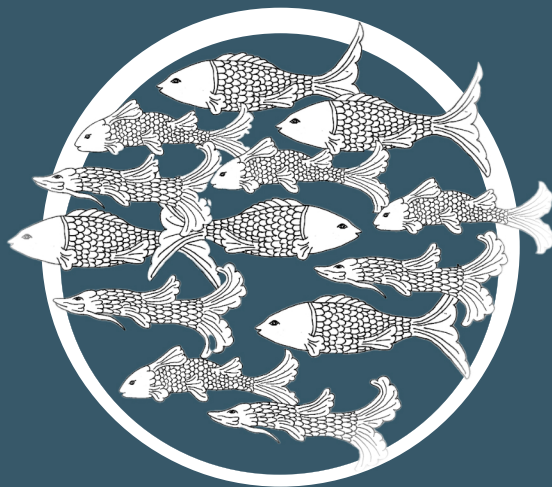


# 逆行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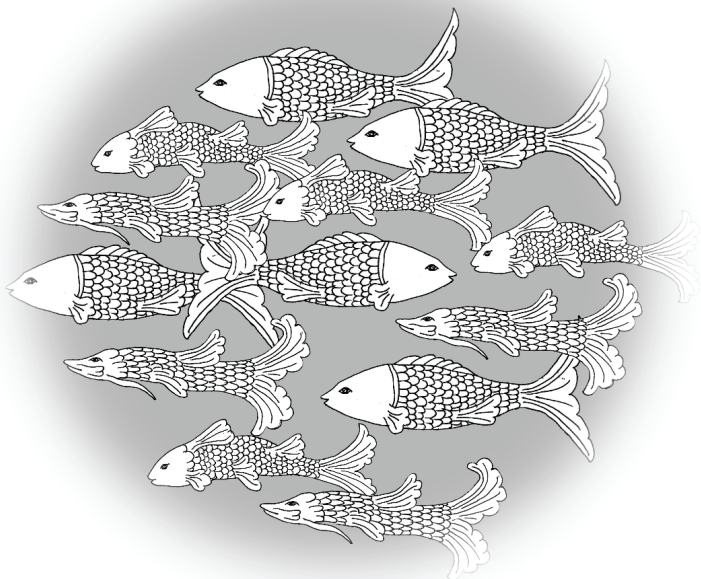
来自藏区的20个故事





# 逆行者

来自藏区的20个故事





你所选择的许可协议 4.0 国际



归属：分享故事时需要说明其来源  
Zamba7@protonmail.com



非商业性使用：这些故事的内容不能用于任何商业用途



禁止演绎：分享故事时需分享整个故事，故事内容不得更改。

来自藏区的20个故事

Zamba7@protonmail.com

# 目录

|         |    |
|---------|----|
| 前言      | 7  |
| 1 茨姆    | 9  |
| 2 多杰    | 15 |
| 3 格桑美朵  | 20 |
| 4 贡保    | 25 |
| 5 卓玛    | 30 |
| 6 白玛嘉措  | 33 |
| 7 达哇卓玛  | 40 |
| 8 土登阿旺  | 44 |
| 9 拉姆次仁  | 48 |
| 10 更桑德钦 | 52 |
| 11 尼玛措  | 70 |
| 12 洛桑仁青 | 74 |

|    |      |     |
|----|------|-----|
| 13 | 德吉央宗 | 79  |
| 14 | 嘎玛   | 87  |
| 15 | 巴桑曲珍 | 91  |
| 16 | 云丹南卓 | 95  |
| 17 | 仁青措毛 | 101 |
| 18 | 尼玛次仁 | 103 |
| 19 | 普珍   | 110 |
| 20 | 次仁东智 | 115 |

# 前言

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罗马书1:16）

一直以来，雪域高原的藏族人们被藏传佛教深深影响，再加上地域广阔，环境艰难，似乎理所当然地成为了福音的硬土。

然而，在神没有难成的事！过去的几十年，在藏区不同的地方，神借着他儿女的摆上，更借着圣灵的大能，将救恩不断显明在这些鲜闻福音的人群中。、

我们整理出这些藏族弟兄姊妹的见证，一方面是为了使神的荣耀得着称赞：虽然艰难，但无论在知识份子中间，还是在牧民、农民中，上帝的福音都带着大能给他（她）们带来医治，带来恩典与救赎。这些弟兄姊妹们目前不见得在自己的地方有多大影响力，也不一定有多少力量来为主做实际的见证。但是，当他们讲述自己的故事，无论经历得胜与失败，都真实地反映了他（她）们个人的心路历程、价值观和感受，更看见神恩典与能力的作为。这些故事大部分是这些弟兄姊妹们自己口述，之后整理记录的，也有他（她）们自己写下的。另一方面，通过这些不同的故事，盼望读这些故事的人

可以更多了解这些藏族中的神的百姓，更多为这个群体祷告，更好地在基督里服侍这个群体，使他（她）们被建造被使用，得以在这片土地上结出更多果子。



# 1

## 茨姆

“阿妈，这是我一生中发生的最好的事情！如果没有发生这个意外，我不会有机会去城市里面，也不会有机会认识神！”

这个事情过去差不多四十年了，但我阿妈还在为当年的这个意外自责。阿爸和阿妈早早便相识相爱，因此阿爸离开了家里给他安排的妻子，来跟阿妈一起生活。阿妈觉得我发生这样的意外，是她的报应。

我从小是一个特别开朗活泼的女孩。我大概五六岁时，放牧期间，我被一块从山上滑落的大石头压住了腿。我家里人带我到村医那里，医生用一条湿的，用头发编成的绳子绑住了我的腿，固定我已经骨折的骨头。编绳子的这些头发，是村医从不同的人家收集的。我们离开的时候，医生告诉我阿妈，让她三天以后把绳子松开。但我阿妈忘记了医生的叮嘱。当她想起来的时候已



经太晚了！头发绳子干了以后，把我腿上的骨头勒的更碎了。最后，我不得不做了截肢手术，成了一个残疾人。当时那个年代，在我们偏僻的山村里，大家对残疾没有什么概念。家人觉得，我的未来大概已经没什么盼望了。他们觉得我少了一条腿，长大肯定嫁不出去。为了我以后可以更好地生活，家里人送我去了寺院，做了尼姑。不过，可能因为我年纪小，我可以常常住在家里，继续放牛，依然过着快乐的童年。

我十几岁的时候，有一个外表奇特的外国人来到我的村庄，可能是来旅游的。我们当时所有的人都没见过外国人。大家远远地看到一个身材高大，白皮肤，黄头发的人，都有点害怕，也担心会带来厄运。为了避开他，每个人都锁上了自己的家门，或是跑到别处躲了起来。因我残疾，没办法匆匆离开，所以就被留下照顾牛群。

那位看上去很奇怪的外国人来了。屋外只留下了我一个人，没办法躲避。那个外国人请求我接待他。于是，那个外国人在我家住了一晚，我也给了他水和糍粑。第二天离开前，他问我是否可以在回程时继续住在我们家。我知道我不该答应，但是这个人莫名的打动了我，让我没有办法拒绝他的请求。（好几年后我才发现，那个外国人原计划是去另一个方向，参观另一个村庄的。在去另一个村庄的路上，他停下来休息，睡着了。在睡觉的时候，他梦到神专门将他引向我的村庄，

得以遇见我，多么奇妙!)

这位外国人离开后，全村人在我们家开了个会，盘问我关于他的事，但我并不了解什么。三天后，这位外国人返回大城市前，回到我们村，住在了我们家。他问我是否想要一条新的腿，如果需要，他可以带我去大城市装一个假肢。我很想跟着他去，但是不太敢。于是他给我留了一张名片，告诉我有需要可以去找他。我们全家人都不敢相信会有这么好的事，不相信陌生人会无缘无故的来帮助我。然而，我留下了那张名片。

不久之后，我们村里有人从大城市回来了。他看到我保存的那张名片，说这是真的——在大城市有好心人会帮助我。父亲听了他的建议，打了名片上的电话，原来这是一家医疗机构。很快，他们就为我和父亲安排好了行程。安装假肢需要我留下来一段时间，要进行调整、适应、锻炼和学习。父亲和我住了一阵，确认这个机构是可靠的，可以把我一个人安心留在那里，于是他给了我50块钱，自己回村里了。

住在机构的期间，那里的医生和医学专家们都全心投入地帮助我。认识他们以后，我发现他们很不一样——他们都是只相信一位神的基督徒。我对他们的神没太大兴趣，因为我为我们藏族有许多神而感到骄傲，并认为我的神是最棒的。可是，这些人的生活方式深深吸引了我。他们非常乐意分享他们的一切：钱、东西、时间、他们的内心、他们的生命……从他们的生命

中，我感受到从未有过的爱与平安。尤其吸引我的是，他们的生命看起来那么丰盛。我是出家人，也见过很多



僧人，活佛，但感觉他们的生命很贫穷。

我的腿安装了假肢，但是腿上的残肢继续受到了感染，需要继续治疗。我原本只计划在那里住几个月，但最终却住了五年多。这给了我更多的时间来观察这些人。他们对我而言不再陌生，但他们绝对是不同的。

一位汉族的女士和我详细分享了她的信仰，告诉我她的神是如何拯救所有人的。她说：1. 我们都需要神（这点我也知道）；2. 我们需要神，是因为我们曾经背弃了这位独一真神（这点我没有听说过）。我没有办法接受，也不明白这个关于神的奇怪的观念：祂竟然来拯救一群背弃祂的人！

机构在晚上会组织一些活动，有时是一起看电影。正是在一次看电影的晚上，我相信了这位独一的神。在那个晚上的电影中，女主角没有手臂，是一位残疾人。但是，她可以做任何事情，甚至可以编织、绘画和烹饪！更特别的是，她身上流露着一种无法形容的喜乐！她的父母非常疼爱这个女儿，很享受和女儿在一起的生活；他们没有因着女儿的残疾而感到遗憾或羞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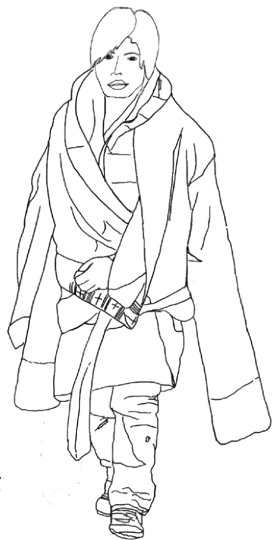
看了这部电影后，我问我的朋友，为什么这个家庭和这个女孩会如此喜乐。她告诉我说，因为他们是基督徒。于是那天晚上，我决定也要成为一名基督徒。我想得着这位神，得着这位来拯救所有人的耶稣。在和朋友一起向耶稣祷告后，我止不住的流泪，哭了半个多小时。我邀请耶稣到我的生命中来，我后悔自己为什么不早点接受这个真理。接下来四年多，我继续在耶稣基督里成长，祂一直在改变我的生命，更新我的心思意念。我曾经看不起自己，因为我觉得别人也看不起我。然而，现在我深知，我是神眼中的瞳仁，是祂所宝贝的女儿。

今天，我虽然在用假肢走路，但我已经全然康复了。我几乎可以做任何身体健全的人可以做的事情。不但如此，我也不再因为自己是残疾人而感到羞耻，不再觉得这是前世的恶报。比起身体得医治，我的心灵更得了治愈。更重要的是，我找到了这位将祂的儿子耶稣赐给我们，来救赎我的真神。

回顾过去，我真的赞美神，因为祂选择了我，让我成为村庄的第一位信徒。我知道我对祂很珍贵，祂来救我。我要感谢那个弟兄，那个看上去很奇怪的外国人。他因神在梦中对他说话，顺服神而绕道来到我的村庄，带我走上了认识神的道路。

# 2

## 多杰



我叫多杰，是安多的藏族。我有爸爸妈妈，还有一个哥哥。在我七岁那年，因为生活的原因，我们一家搬到另一个村去，在那里居住了两年。在那个村里生活时，妈妈和村里一位男士发生了婚外情，我们不得不再次搬到另外一个村去。或许是想离开这个熟悉的地方，同时也一直听到人们传说在印度的藏族人都非常善良，爸爸希望带着我们去印度。一年后，爸爸带着哥哥和我到了拉萨，计划能从拉萨去印度。我的妈妈原本答应要跟着来，但她最终没有出现——我想我父母的关系真的完全破裂了！

到拉萨的路途已经很困难，但前面的路程更加艰辛。在拉萨，我们付了一大笔钱给向导，然后我们跟着十七个人组成的团队，开始了前往印度的旅程。大约走了二十天后，军队抓住了我们。我们被判入狱四十多

天。我记得我们当时被关在一个小房间里，里面只有一扇小窗户和一扇铁门——房间总是很黑。不过后来想想，我还是很庆幸我们被抓，这也许是神的恩典。因为在路上我生病，发烧，不能走路，同行的人们轮换着背着我走。如果不是被抓，我也许会死在路上。

获释后，我们回到了拉萨。我的爸爸和哥哥找到了工作。我因为年龄太小不能工作，所以当了一年乞丐。我们做好了充足的准备，为第二次前往印度努力。但是出发才两天，我们又被抓了。我们小组中的一个人试图逃跑，结果被枪杀致死。这一次，我们在监狱里呆了四个多月。后来，当地政府把我们遣送回家乡。当时我们没有如实回答我们真正的家乡，所以没人能找到我们的家庭记录。后来我们决定再次逃跑，但哥哥觉得实在太辛苦太困难，所以放弃去印度，决定去和妈妈一起生活。

我十二岁时，爸爸带我再次回到拉萨，第三次准备偷渡去印度。在那一段预备的日子里，我在大昭寺周围著名的广场八角街做卖袜子，卖香烟的小生意。很多人认识我，我也常去寺院里面吃东西。寺院里有来自家乡的僧侣，对我们很好。后来，有人把我介绍给一个汉族的女士。这位女士开始帮助我，并将我送进了一所学校。不过，我也没有天天去上学——有时候去，有时候没去。当时人生没有方向也没有着落，我没有什么热情好好读书。后来，为了挣钱，我开始跟着师傅学习木匠



的手艺。在拉萨，人们盖房屋时，很需要木匠和漆画的手艺人。我到处去干活，我父亲也打零工，那段时间我们也不经常见面。不久后，他就自己回家乡去了，把我独自留在拉萨。我妈妈知道了这个情况，就想办法打电话给我，要我去找她。我一个人在拉萨太困难，于是离开拉萨去了妈妈那里。到了妈妈那里以后，我要求她送我去学校读书，但她却要我和哥哥一起修理摩托车。我们大吵了一架，然后我离开妈妈，独自去了省会大城市。



那时，我已经十六岁了。在汽车站，我遇到了一个在拉萨认识的朋友。这个朋友邀请我和他一起去北京学习汉语。我流浪习惯了，并不怕到陌生的地方，更何况北京对我也有一些吸引力。我告诉了我的父亲后，就和

另外两个藏族朋友一起去了北京。到了以后我才发现，那不是一所普通的教汉语的学校，而是为汉族基督徒预备的神学培训班。我还是留在学校，学习了圣经和一些汉语。我们几个藏族人不是正式学生，但我们可以旁听。在圣经中，我读到神创造了天地，创造了整个宇宙的信息。我们藏族虽然有许许多多不计其数的神明，但没有一个神敢说他创造了世界，创造了人类。藏族关于世界和人的来历有许多传说，但都只是关于藏族的，太狭隘，也没有可信度。之后，我学习了耶稣的降生、受死、复活。我发现，耶稣才是真正的救主！耶稣不是活佛，也不是众多神灵中的一个。我开始相信，耶稣是唯一的真神。

奇妙的是，当我接受耶稣后，我的生命不知不觉发生了改变。以前，我常常去大昭寺磕头，期望自己可以不做或少做坏事——比如说偷窃或者说谎，但磕头似乎根本没有什么帮助。接受耶稣以后，我没有特别祷告，但心里似乎开始厌烦那些不好的，得罪神，得罪人的事。“罪”似乎不能再辖制我。而这时，神把我的家人和民族深深地放在我的心中。我知道，我需要把福音带给他们。藏族人很虔诚，但却一直在一个错误的世界里被蒙蔽。后来，我们又去了广州，在那里学习了两个月。但是广州对我们来说太热了，所以我们很快又回到了藏族地区。一对来自东北的夫妇，也是我在北京遇到的朋友，开始照顾我。我和他们住在一起，他们送我上

学。之后，他们把我送到另一个省的一所国际学校读书。

国际学校毕业后，我有机会去美国学习了三年。2016年，在大学第二年时，我娶了一位在中国的汉族基督徒姊妹。结婚后，我的妻子和我一起去了美国，我们有了一个儿子。当我在美国时，虽然我真的相信耶稣，但是我还没有做好全心跟随他的准备。那时候，我在财务上面临着非常大的困难。我想出了很多计划，并想着可以留在美国的藏族社区服务。我想，反正在美国也有我们的同胞，我也可以服侍他们。但我妻子告诉我，我不应该用自己更喜欢的计划，来代替主对我生命的呼唤。在我犹豫不决时，圣灵给了我确信和决心。在我妻子的鼓励下，我们回到了我的故乡。

耶稣救了我，彻底改变了我的生活方向。我没有寻找祂，但是祂找到了我。在我现在居住的城市里，有一些藏族信徒。但过去一些年，他们并没有真正忠实地聚会。和我之前一样，他们没有认真地跟随耶稣基督。当我们从美国回来的时候，有一个微小但健康的藏族教会已经被建立，神也带领我在这个教会中参与服侍。我和我的妻子，以及我的兄弟姐妹们，继续对耶稣和教会充满信心。我知道，神爱我们这个民族，祂绝不将自己的荣耀归给虚无的假神。我们也期待神使用我们，透过我们的服侍，使更多藏族人归向耶稣基督，归向这一位唯一的真神与救主。

# 3

## 格桑美朵



我是格桑美朵，生长在一个藏族农民家庭。我有父母，一个哥哥和一个妹妹。我和哥哥在村子的小学上学。妹妹在五岁时意外去世了。小的时候，因为爸爸常常酗酒打人，加上妹妹突然去世，家里很不平静，气氛很是压抑。

我十二岁那年，突然得了个病。虽然没有疼痛，但是我身体越来越虚弱，越来越瘦，导致无法上学。十四岁的时候，我已经辍学在家。我们看了很多医生，花光了家里的钱。后来，我越来越瘦，只剩下骨头和皮肤，连走路都很困难。慢慢地，我的头发也掉光了，村子里的人见了我都害怕。家人也在巨大的恐慌和绝望中，都认为我不久就会离开人世。

我和家人都已放弃希望，等候我最后的日子到来。这时，一位同村的阿姨，也是我的亲戚，回来村子里。

她在门外见到我，很惊讶我怎么变成了这个样子。于是，她问了我的情况，然后也跟我父母谈了。当时我们还是不知道我到底得了什么病，所以她问我，要不要跟她去再做进一步检查。她也问我父母，同不同意让她带我去看病，照顾我一段时间。当时，我心灵深处还是特别渴望能够活下去，虽然这个盼望是那么渺茫！我父母也愿意最后试一试。所以我们跟这位阿姨约好，第二天早晨在她上班的镇上见面，去当地最大的医院做检查。

第二天，我妈就带我去镇上，阿姨如约在等我们。那天上午，医生给我做了比较详细的检查，结果发现我得了依赖性糖尿病，需要打胰岛素。但是医生说，这家医院没有打胰岛素的一号针管，也没有胰岛素。另外，我的体质太弱了，不能治疗。我当时十四岁，体重才只有十九公斤。于是，我们不得不先离开那家医院。但是阿姨却乐观积极地鼓励我们，说现在我们知道是什么情况，也知道应该做什么，所以有希望了。我和我妈当时还是很失望，因为看不见希望在哪里，也看不清希望是什么。我们很消极，但阿姨常给我们讲笑话，让我们放轻松。接下来，我们跑遍了那个镇上大大小小的医院和诊所，问医生有没有针管和药，能不能给我打针治疗？终于，我们找到了胰岛素，但还是没有医生愿意冒险给我治疗。所以差不多傍晚的时候，我妈回家了，阿姨带我回到她的单身宿舍。阿姨打电话问了好几个朋友，我能吃什么，不能吃什么。然后，阿姨为我列了一个饭食

的单子。在阿姨家，我开始了新的生活。

那天晚饭之后，阿姨和我分享了自己的信仰。她说如果我愿意，她要为我祷告。原来，她虽然是藏族人，却不是佛教徒，她相信耶稣基督。当她为我祷告的时候，她向神说出了我很长时间内一直压抑在内心深处的惧怕，孤单和痛苦！她把这些都放在神面前，同时也把我交托给了神。我和阿姨哭了很久，但那个晚上我睡得很安稳。第二天早上，阿姨说我们应该去一个诊所再试试看，是前一天去过的。虽然我并不抱什么希望，但还是和阿姨一起去了。很奇妙的是，那位医生阿姨见到我们就非常开心。医生说，昨天她拒绝治疗我以后，心里非常不安，一夜没睡好觉。她愿意试着给我打一个月针，还是免费给我治疗。哇！阿姨跳了起来，也把我抱起来了。她说这是神的作为，祂要救我！虽然我当时还不认识神，但是心里也非常感恩。

治疗开始了，阿姨要上班，下班后要给我做饭，还要带我去打针。虽然日子过的很辛苦，但是我一点点好起来了！我的头发长出来了，体重也每天一点点的增加，我们心里很开心！不久，我就可以自己去打针，而且还学会了自己打针！就这样，我慢慢能不磕磕绊绊地走路了。这一段时间里，阿姨给我讲了很多神的故事，也每天为我祷告。一个月以后，我就康复回家了。神奇地医治了我！虽然到如今我也没有完全脱离这个病，但神竟然存留了我的生命！神更带我认识祂，相信祂，

跟随祂，经历祂诸般的爱——神真伟大！



接下来两年，在圣灵的作为和帮助下，我真的认识了这一位创造万有，爱我们，也乐意救赎我们的独一的真神，生命的主宰。我悔改，成为了神的儿女，也在村子和学校里为主耶稣基督做了美好的见证。在成长的过程中，我也经历过很多不容易的事情，也有退后冷淡的时候，但神从来没有按着我所走的路离弃我，也没有按着我所做的过犯远离我。相反，祂常常用祂的怜悯和慈爱把我挽回，吸引我跟随祂，听祂的声音！

现在，我已经结婚了。其实，关于结婚，怀孕和生

孩子，我都是按着自己的想法去选的，我的丈夫不是基督徒。我太想拥有正常的生活，所以没有特别寻求依靠神。偶尔我也有担心，我的身体可以吗？我会惹怒神吗？神会不会像我之前所拜的偶像一样，动不动就咒诅我呢？但是我发现，我是神的孩子，我所怀的胎也是神所赐的，就算我偶尔失信，但神是信实的，祂从来不背乎自己！能回归这样的一位神，多么宝贵，多么幸福！我把我的丈夫，还有我的孩子交托给了神。神不仅在我生孩子的时候格外眷顾我，也一直赐福我和我的家庭。我一直祷告，愿祂拯救他们，如同拯救了我！也愿神格外怜悯我们的家人，使他们悔改归向神！



# 4

## 贡保



我叫贡保，是一个藏族人。我的家坐落在一个美丽的小山村里。很多年以前，就有外国的基督徒来到这里，向这里的藏族人分享了福音。我的祖辈们在那个时候信了耶稣。时代变迁，当时福音的种子没有多少发芽结实。但是很感恩，神一直格外保守我们这一家，让信仰在我们家传承了下来。到我这里，已经是第四代！我知道神爱我，拣选了我，祂也爱我们这个民族。至于我，我也深爱自己的民族，我想与他们分享耶稣。我渴望神的国度来临，渴望天堂。

在我的记忆和经历中，童年并不轻松。我很小的时候，父母就离婚了，我是由祖父母抚养长大的。祖父母竭尽全力抚养我，但我却一直很顽皮，经常打架。我还记得，我曾经向一个二十岁的男孩扔石头，砸伤了他的腿。上学时，我也经常受到老师的惩罚和殴打。父母离

婚后，又各自结婚了。虽然我和他们各自住的地方相隔并不太远，但我们并没有太多来往，大家各过各的。我没有特别明显被抛弃的意识，但却总是有自卑和惧怕。我之所以调皮打架，其实是出于不安和自我保护。从小学三年级开始，我真的不想再上学了。我恳求我的祖父母让我辍学，可他们不肯。最后，我完成了小学六年的学习。



我要感谢我的祖父母。虽然他们在教育和学习上面不能帮助我太多，但爷爷奶奶给我的信仰打下了根基。他们常常跟我分享耶稣的故事，常常为我祷告，也带我一起祷告。虽然很多时候我不是特别明白理解，但我从

心里知道，有一位神，祂是创造万物的神，祂爱我。我记得在我四年级的时候，有一群汉族的传教士来我们村里，分享关于耶稣的事。他们的那次访问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让我感到凡分享神圣言的人都是特别荣耀的。

我的祖父母非常严格，我总是需要听从他们。我与父母之间并没有任何关系，所以我从未经历过父母的爱，但是我从来没有恨过他们。当我长大一些以后，我开始去看望他们。缺乏父母的爱对我影响很大。虽然我相信耶稣，但我情感上并不健康。我常常觉得很沮丧，想自杀。之所以没有这么做，是因为我知道我需要陪伴祖父母。我记得当时想，当他们去天堂时，我也会去。生命当中的孤独感，一直如影随形。

上初中后，我开始自己读圣经。我经常读《马太福音》中关于末日的经文，这样的信息成了我终极的盼望。一方面，旧的都要过去，无论是痛苦还是喜乐，是好或是坏。另一方面，那个真正的全新的国度要来临。但读完圣经，回到每日的日常生活时，我的生活状态并不好，也犯了很多错误。我看太多电视，把眼睛看坏了。我经历了很多悲伤，也似乎永远无法与任何人分享。

起初我是在一所用中文授课的学校，后来转到了一所用藏语授课的学校。因为喜欢运动，我的身体变得非常强壮。然而，在情感和精神上，我都挣扎的好厉害。

在我们县上，有一位官员是基督徒。周末的时候，我会去他家学习圣经。那时，我就决定要当福音传教士。所以在中学的最后一年，我努力地与其他学生分享福音。

中学毕业后，我的信心变得更加坚定了。我依然常常感到孤独，但这种孤独感反而帮助我更多地在神面前祷告。而在这种祷告中，我更多体会到神的爱与恩典。

高考时，我的表现不佳，没考上大学。我想一方面是因为不成熟，一方面是因为仍然缺失价值感与安全感。于是我打算去学习功夫。我觉得自己在其他方面都不擅长，但学习功夫能找到感觉，也能有男子汉气概。但我的家人不希望我走这条路，我的祖父母尤其担心我。后来，我慢慢明白，真正的价值与安全感，以及生命里的满足，只有在生命的主那里才能得到。所以，我放弃了学习功夫的梦想，告诉祖父母，我想成为传福音的使者。我仍然记得当年在那群汉族传教者身上看到的荣耀，也期待所有孤独不安的人都能认识这一位真正的天父。藏族人当中，有太多心灵和肉体的孤儿，一生都似乎在不安与惧怕当中。我祷告，盼望所有流浪的灵魂都能回归天父的爱与怀抱。

起初，爷爷并不支持我，因为他觉得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最后，神感动我爷爷的心，他开始为我寻找一所合适的学校。我也祈祷，神会帮助和带领我。后来，我们找到一所圣经学校。因为我没有正确的文件正式进入学校，所以需要等待几个月才能入学。但在等待期

间，我仍然能够与其他学生一起听课。在那段时间里，我越来越认识神，认识神的国度，将一生献给了神。我慢慢发现，这个过程虽然漫长，但神保护了我的心。

我曾经看过一部叫《阿尼玛卿雪山》的电影 (Amne Machin Snow Mountain)。在那部电影中，人们愿意为了保护野生动物而献出生命。我对自己说：“为什么我不能为神献出生命呢？” 我爱藏族，我觉得我需要与他们分享福音。

# 5

## 卓玛



我叫卓玛，是康巴藏族。我在一个非常美丽，却也非常偏僻的藏族村庄长大。我们村庄不大，起初整个村庄都是佛教徒，每个家庭都有一个佛堂。我的家人和所有的村里人一样，每天磕头，煨桑，献祭，非常热衷于佛教。我父亲也参与制造偶像和佛塔，常常斋戒，并遵从所有的佛教仪式。

我们有四个兄弟姐妹。一个兄弟在十八岁时得了重病，一个姐姐在十九岁时得了重病。我们一直坚定地认为，疾病来自魔鬼。疾病之所以会临到我们，是因为我们不小心触犯了不知名的神灵，失去了庇佑。哥哥和姐姐都是肌肉萎缩无力，无法走路。算卦的人通过占卜告诉我们，因为哥哥姐姐不小心使井中的水变脏了，所以为此受到诅咒，得了这种不治之症。其实，我们村里每

个家庭每个人，都总是生活在恐惧中。因为我们生怕再打扰到井中的神灵，或者其它东西，从而受到各种不知名的咒诅。

有一天，我们邻居的儿子也出现了同样的病症。除了祈祷献祭，他的父母还带他去了昆明的一家医院，遇到了一位著名的医生。这位医生给那个男孩治病，并不辞辛劳地来到了我们的村庄。这个男孩去了多次医院，这位医生也多次将他送回来。这个医生是一名汉族姊妹，不懂我们的语言，而我们当中也很少有人会说汉语，所以我们无法与她沟通。于是，医生找了一名藏族的基督徒担任她的翻译。每一次跟医生一起来我们的村子时，这位基督徒都努力和我们清楚地分享福音。起初我不知道“罪”是什么，所以认为耶稣不必为我而死，也没有接受耶稣。后来，父亲首先相信耶稣，然后妈妈和生病的姐姐也信了。姐姐虽然仍然生着病，却在耶稣里找到了真正的慰藉。我的哥哥，听到也相信了福音，在那之后不久就去世了。

后来，我去了一个大城镇，在一家西餐厅工作。那时我十四岁了，可是还没有相信耶稣。家人从小就很宠我，不舍得送我去学校，所以我没上过学。在餐厅工作的三年中，我有一些时间学习圣经和汉语。两年后，我受洗归入基督。其实一开始，我对真理的了解和理解的并不多。然而，每次听到已经信耶稣的弟兄姐妹们分享他们的见证，我都特别感动，也似乎真的看见神的慈爱

和大能。这样的感动，是以前每天献祭煨桑磕头时从来没有过的。后来我慢慢认识更多汉字，开始读神的话语，对神的认识和信心也渐渐地增长了。

在西餐厅工作了一段时间后，因着没有得到真正的报酬，我搬到了省会城市。在那里，我开始上学。因为从未去过学校，所以我被分配与一些小孩一起上课。我在这所学校读了两年半后，又去了一个圣经学校学习六个月。完成了这些学习后，我在教会里服侍了两年。之后，我去了另一个省，去学习更多关于神的知识，并学习阅读和书写藏文。我了解到，信徒的生活并非没有困难，然而我们可以在神的帮助下，继续与主同行。认识神，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事情。我父亲由于信仰而多次入狱，但是每次他都依靠神，从未放弃自己的信仰。父亲如此走来，也是神莫大的恩典。

我现在嫁给了一位傈僳族弟兄，我们有两个儿子。在我的村庄里，有15至20名藏族基督徒，全部都已受洗跟随耶稣。



# 6

## 白玛嘉措



我是白玛嘉措，出身在一个牧民家庭。阿爸是藏族，阿妈是藏化的蒙古族，我父亲是入赘的上门女婿。因为从小跟父亲不是很亲近，我小时候很少说藏语，说蒙古语多一些。藏族和蒙古族的信仰都是藏传佛教，我也是在这样的信仰环境中长大。我从小跟着长辈们磕头，家里每年都请活佛和阿卡来念经。自我有记忆开始，这样的事情从来没有中断过。然而，家里并没有因为我们的虔诚而更加平安顺利。该有的难处还是有，只不过因着难处的来临，又多了些试图化解难处的宗教活动而已。在我看来，我们藏族人是越苦越虔诚，而这样的虔诚会带来很多看来不可理愈的事情。比如，人生病了，却因着活佛算卦说不能去医院，从而耽误治疗，甚至丢了性命。其中很多是临产的妇女，她们因为没有及时去医院生产，连腹中的孩子一起都没了。

可悲的是，藏族人却从来没有因此而质疑过他们所信仰的。

对我来说，草原的生活比较简单，也算是惬意。高考之前，我和大多数藏族学生一样，为着考上大学而去寺院里祈祷，转经。当时就发觉，我的信仰都是跟自我的需求有关，所以心里开始有一些不舒服，总觉得哪里不对。虽然我虔诚地祈祷了，但却没考上大学。之后，父母花钱，让我去了山东青岛的一所私立学校。到了之后才发现，这是一所骗人的学校。虽然我们将学校告上法庭，但最终也没有结果，只是退回了一点学费。后来我们又找到一所私立学校，没想到到了之后发现又是个骗局。最后，我们找到了青岛农业大学，作为特殊安排的学生入学。在学校，没有人管理我们，我们需要自己找不同的学科去旁听。当时我也是边打工边学习，即便很辛苦，我仍然非常喜欢学校的生活。

去到东部学习的那段时间，我非常注重持守自己的民族身份和宗教习惯。我会刻意地强调并显明自己的信仰，比如带佛珠，护身符等。我也不能睡下铺，因为我们的信仰中不能有别人的脚放在我的头上，不然会带来霉运或者是眼睛疼。住宿舍的时候，大家都抢低床我却抢高床，离别人都远一点的角落最好。坐火车也是一样，买到下铺还需要退票或换票。我守着这样的宗教习惯，并不觉得麻烦，反而有种骄傲。做这些让我觉得高人一等——因为在我见过的信仰中，没有比藏传佛教更

厉害、更认真、更虔诚的了。

对基督教的初识，来自于我们班里的一个同学。他来自农村，性格内向害羞，是很不起眼也很容易被忽略的一个人。信主后，他的生命和个性都有了巨大的改变。他信主后，开始积极地给我们传福音。那时我还没有信，所以和他有过争执。因为他宣称神只有一位，从而否定其他信仰，说别的都是假神。虽然我不认同他所信的，但却看到他变得自信和努力。他在我们班里第一个过了英语四六级，还没毕业就出国去中东宣教了。那个时候，我深深的感受到，这个基督信仰可以改变一个人，让一个人变的更好。

之后，我碰到了一群来学校传福音的年轻人，他们极力邀请我去参加一个音乐会。那天我没什么事，所以晚上去参加了这个音乐布道会。自那之后的每个周日，教会的人都会打电话邀请我参加。独自在外，我一直在努力持守藏族的身份和传统，所以我也一直推辞和拒绝。然而他们契而不舍的邀请我，并不放弃。两个月后，我终于答应了他们的邀请，第一次去了教会。听着赞美诗，我特别的感动，被一种深沉的平安感包围。我内心深处特别渴望那样的爱——爱神，也被神所爱——这是以前的信仰所没有的。我发现，信仰这位神的人真的是和他们的神在一起，真的是和一位超然的主有关系。这种关系不是乞求，没有惧怕，是藏族信仰中从未曾有过的。在教会里，我对虔诚和信仰有了另一种的认

识。我觉得信仰应该就是这样的，真正的神应该也是这样的。麻烦的是，从这一刻开始，我没有办法再像以前一样安心自豪地信仰藏传佛教了，我也不想继续守着那样的信仰。



自从第一次去了教会之后，每一个主日我都会尽力去教会，甚至在周间就期盼着主日到来。虽然一起唱赞美诗时，我不唱耶稣基督的名字，似乎有无形的惧怕和拦阻。但无论如何，我对教会有了渴慕。慢慢地，我人生中的很多问题，也从神的话语里得着了答案。我有许多问题：人从哪里来？生命到底有没有方向，有没有价值？藏传佛教不讨论这些，但不代表这些问题就会消失。以前守着各样的宗教传统时，对自己所念的经和所守的信仰没什么了解。因为我们不需要了解，只需要照着做就行。不止是我，阿爸也是如此。越认识福音，我越觉得之前的信仰不对。在福音里，我与神有了全新的关系，有了全新的世界观。不久后，我受洗归入耶稣基督，开始了稳定的教会生活。在教会中，弟兄姐妹生命

的改变，也给了我继续成长的激励和支持。

毕业后，我去到大城市，进入职场。我很快经历到，这个社会是非常堕落的，很容易给人带来不好的影响。然而，我有神的话作为指引，有祂的恩典作为保障。因此，无论我的能力如何，我都没有任何惧怕，也从来没有让家人为我担忧。神在我的生命中掌权，在带领我人生的路！我的第一份物流行业的工作，就是在祷告后神所赐的。虽然我换了很多份工作，经历了很多挑战，但是在神的保守中，一直没有缺乏。感恩的是，后来经过教会介绍，我去了一家韩国原汁机公司工作。因着工作的缘故，我去了哈尔滨。在那里，我重新遇到在青岛一直打电话邀请我去教会的那位姐妹！她成为了我的妻子，我们有了一个儿子，现在一同服侍教会。

虽然我爱自己的民族，但一开始却没有意识要给自己的族人同胞传福音。这样的意识，是公司的韩国基督徒同事带给我的。公司要在我的家乡开设分店，于是我带着这样的负担，回到了家乡。我先开始为自己的家人祷告，劝他们不再拜偶像。我们教会定期会去一些州县，探望一些有关系的家庭和朋友。我也常带弟兄姊妹去老家，去探访我的家人。探访的时候，我们没有直接传福音，而是去看有什么活可以帮忙干。熟悉后，我们也会在我家唱赞美诗歌。家人看到，我带的朋友都很正派，规规矩矩的，还很勤快。去我家的时候，气氛都比较活跃放松。因此，我家人很喜欢我带朋友们回家。

我父亲患有乙肝，在那段时间病情加重了。我认识一个非常好的外国医生，所以常带他来城里看病。周末的时候，我也带父母去教会。虽然他们还没信，却因着和弟兄姊妹熟悉，很愿意参加教会。父亲确诊为肝癌后，到处寻找偏方，或是去找传言很厉害的大夫、医病的喇嘛、活佛等。折腾了一阵后，我劝他们说：“我们不要浪费时间和钱了。我相信这个医生，也相信我的神能治好你。我们不要再去找别的神，不要再去找别的偏方了。”父母听了我的建议，从那之后就再没有去拜佛，或找别的江湖医生了。外国医生给父亲做了手术，切除了半个肝脏。虽然父亲没有那么疼了，但是癌细胞并没有被清除干净。回到老家休息了一段时间后，他因着病情严重又回来住院了。在此期间，发生两件对我父母影响比较大的事情。1、有个活佛也得了癌症，住进了肿瘤科，就在阿爸隔壁病房。这个活佛包了那个病房，请了喇嘛在病房里做法事！看到这一幕，父亲发觉：虽然我们有难处都指望活佛，活佛现在自己却救不了自己。2、父亲住院期间，有许多弟兄姊妹来看他。认识的、不认识的，汉族、藏族、外国人……却如同一家人，都来探望他。他们送礼物、送钱、送花、送吃的，让父亲觉得特别感动。父亲说，他一辈子信藏传佛教，几乎把大部分的钱给了活佛寺院，但生病有难处了，还需要拿钱去找他们。现在他儿子信的他没有给过什么，但却有这么多人拿东西来关心他，他很受触动。

有一个周日，我们教会聚完会，牧师特别有感动说要再到医院去看望父亲。到了以后，师母再一次详细地给父亲传了福音。父亲说他之前就信一点，现在确定真的要信耶稣。牧师说，这样的话需要给你受洗。于是在医院，父母就一起受洗了！

受洗后三天，父亲就去世了。快去世的时候，母亲叫了亲戚们来。按藏族人的规矩，是由父辈最大的哥哥来安排葬礼。但父亲临终时向亲戚们交代：因为他已经信了耶稣，所以不要为他请活佛和尚做法事。我也和长辈们争取说，父亲信耶稣了，我希望给他办基督教的葬礼。最终，我们商议好，由教会来操办葬礼，但亲戚们不参加。姑父说，如果其他亲戚看我们这样做，会说不好的话。于是，他帮我打电话，让其他亲戚不要来。我们藏族教会人不多，也没有经验操办藏族基督徒的葬礼，但父亲的葬礼很蒙保守。有许多的弟兄姊妹来帮忙，也有很多人参加。母亲的姐妹们，以及父亲的一些亲戚也来参加了。牧师讲道说：他不是死了，而是在主里面睡了，每一个信耶稣的人都是这样。听到这样的信息，没有信主的来参加的亲戚们都受了感动，都觉得特别好。

现在母亲很火热地跟随主，每天早起读经祷告，常常传福音给身边的人。我们夫妻俩也努力在教会服侍，更积极地去给未信的家人分享见证福音。这就是上帝的救恩临到我家的故事。

# 7

## 达哇卓玛



我叫达哇卓玛，是安多人。我从小一直上藏文学校，藏传佛教对我的影响也很深。小时候，我常常跟着老人们去寺院里念经，转经轮。长大的过程中，我也常常去寺院里磕头，似乎只要做了这些，一切都会好的。从小家里人比较宠我惯我，所以我的生活自理能力比较弱，长大后很多活都不会干。初中二年级的时候，有一个坏人到我们宿舍强奸了我。当时虽然报了警，却未能破案。从那以后，我的心脏出了问题，心灵也受到了极大的创伤，学习成绩也下降了。高中时慢慢有所好转，高考后进入了一所藏文师专。

然而，作为一个女孩子，遭遇这样的事件，创伤无法那么快被抹平。这样的创伤没有得着医治时，更是带我进入了极深的黑暗。在师专，我的男女关系变得特别



混乱。没信主之前，我和一个男同学同居怀孕。出于父母的压力，我堕胎了。



师专二年级的时候，我从两个同学听到耶稣基督的故事，也读了约翰福音，只是没有太明白。后来，我看

了《耶稣传》的电影。当看到主耶稣斩钉截铁地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时，我非常受触动！我们藏族对老师是非常尊重的。然而到了师专，我对老师们的行为很失望，因为他们常常言行不一。主耶稣却不一样：祂的话是就是，不是就不是，是非常确定的。而且，主耶稣所做所成就的，正如祂所说的。在《耶稣传》最后的部分，主耶稣说：我站在门外叩门。我的心一下子被吸引了。电影结束祷告的时候，我也跟着做了祷告。2003年，非典最厉害的时候，我信了耶稣，然后开始去当地的教会。

一开始我的生命仍然在黑暗和罪的捆绑中，我也常常找借口不去教会。然而，神从来没有丢下我，主耶稣把我从黑暗和罪中救了出来。若不是主耶稣救了我，我可能早就死了。慢慢的，我开始常常去教会，越来越多地读圣经，也更多认识神。临近毕业时，我大多数时候都和弟兄姐妹在一起，我慢慢变成了一个新造的人。靠着神，我的信心也坚固了起来。毕业后，我回到家乡，通过了教师资格考试，在牧区当了一名老师。

2008年，我又落到了以前的罪里面，而且还生了一个孩子，成了未婚妈妈！但是，借着悔改，我再次回到神面前，真的从撒旦的辖制里得了释放！当然，我还是要承担罪的后果。但神的爱里面包含了管教，这不是奇怪的事。《加拉太书》里说，种什么就收什么，这是确实的。圣经中提到，有一个妇人犯了淫乱的罪，主耶

稣赦免了她；妇人的生命在赦免中被救赎被医治。如同这个妇人一样，经由赦免，我生命的方向被主彻底改变了。如果没有神，我的生命没有秩序，生活也是混乱的。但因为有神同在，我可以好好过我每天的日子。

《约翰福音》十章十节说：“盗贼来，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这话真是可信的，是真实的。因为有过如此的经历，我现在也常常去医院里陪伴那些意外怀孕的人，鼓励她们不要堕胎。

我仍然会软弱和跌倒，会面对各样的试探。有一次，我心情特别不好，于是去喝酒买醉。醒来时才发现，喝酒是解决不了问题的。无论大事小事，交托给神才是稳妥的。我们彼此的关系重要，但各人跟神的关系更加重要。最主要的是，在任何的处境中，都要住在神里面。常在神里面，尊重神所设立的秩序，才能守住自己的位置。常在真理中，才能不落在撒旦的诱惑和毁坏中。我每天都需要依靠神，在神的爱里保守自己的心！

现在，我和一位藏族基督徒结了婚，有三个儿子。我祷告，求神持续不断地带领我们，带着更大的能力与荣耀闯入我们的生命，更新、改变和使用我们一家。

# 8

## 土登阿旺



土登阿旺是我的祖父。祖父出生的日子我不太确定，可能是在1920年左右。祖父是一个孤儿，他的母亲死于分娩，而他也根本不知道自己的父亲是谁。在祖父出生的那个藏族村庄里，村里的人轮流照顾他长大。

祖父五六岁的时候，一些高个子的白人来到了他的村庄。祖父描述说，因为外国人个子太高，当他们骑在驴上时，脚挨着地，感觉驴长了六条腿。这些外国人在村里住了很长时间，祖父一直跟着他们。他们向村里的人介绍了耶稣，并给大家带来了一些书籍。他们说，耶稣是最伟大的，也是唯一的神。他们离开村庄后，一些识字的村民会把书中的故事读给大家听。

祖父七岁时，因为没有固定的人家收养照顾，他便被送到了寺院当和尚。祖父的老师是一位著名的活佛。

祖父在那里呆了十年，他很少谈起那一段日子。但是每当提起，祖父说那里简直就是地狱；生活非常艰难，他经常被虐待。祖父提到，他的老师会吃干的人肉——因为这会使他们温暖。

在祖父十七岁那年，终于逃出了寺院，开始独自生活。后来，他遇到了一个漂亮的女孩，也就是我的祖母，那时她才十六岁。他们一起逃到了一个非常偏远的地区，一个接纳流浪人的地方。他们在那里安顿了下来，并在1940年生了一个儿子。1949年，军队来了！他们所在的地区有许多人被杀。当时，当地一个贵族的家庭被杀害，只有一个女孩逃了出来，跑到了祖父母的家，逃避追杀。祖父试图将她藏起来，却被军队发现了。因着保护这个女孩，祖父被判入狱六年的时间。但即使付出如此的代价，祖父母都没有放弃她。祖父坐牢的期间，祖母在家里辛勤工作。她每月做一次饭，煮很多食物，然后把小女孩放到驴上，一起去到监狱，给祖父和监狱的看守们一次丰盛的大餐。

祖父的儿子，也就是我的父亲，在远方上学，与亲戚住在一起。当父亲还是少年时，他回到老家，爱上了这个可爱的少女——就是祖父母当作亲生女儿抚养的小女孩——也成了我的母亲。他们早早地结婚并生了我们。

我五六岁的时候，祖父曾经把所有的孩子和孙子召集在一起。他告诉我们，世界上有三大宗教，其中最伟

大的神是耶稣基督，而祂也是唯一的神。但我们是藏族人，所以别无选择，我们都需要成为佛教徒，也只能是佛教徒。



后来，我长大上了大学，听到福音并成为了基督徒。大学毕业后回到老家，我告诉祖父，我已经成为基督徒了。他告诉我：“你可能做出了正确的选择。”之后再没有多说什么。

不久后，祖母过世了。那段时间，我每个周末都会回去，看望祖父。有一天，我回去时看见祖父在那里默默流泪，以为他在思念祖母。于是我试图安慰他，但他却说：“今天，我不是因为想念你祖母而哭。我知道

耶稣是唯一的神，但我却从未向耶稣敞开心门。我拒绝耶稣七十多年了，祂一定已经走开了。”我告诉祖父，耶稣不是那样的，祂会等到你打开门，祂从不会离开！你可以现在就向耶稣祷告，告诉耶稣你愿意接受祂。后来，祖父自己低下头，开始了向耶稣的祷告。奇妙的是，我没有特别向祖父多讲信耶稣以后应当如何生活，但从那天祷告完以后，祖父不再戴佛珠，不再戴护身符，也不再每天磕头。祖父还告诉我的父母，等他过世，不要请和尚来念经——这些已经跟他没有任何关系！几个月后的一个晚上，祖父请母亲给他换上干净的衣服，也让家人预备第二天的食物。在那个晚上，祖父安详地走了！！那一年，祖父七十七岁。

我很感恩和感动！这么多年以来，主耶稣从未离开，也从未放弃祖父。祖父悔改得到救赎，已经与主在一起！！

# 9

## 拉姆次仁



我叫拉姆次仁，来自一个没有多少温暖的 家庭。父亲是汉族，母亲是藏族。因着文化差异带来的冲突，以及养育子女带来的生活压力，父母总是吵架，家里没有安宁。父亲脾气暴躁，母亲则怨天尤人充满苦毒。我没有感受过什么是父母的爱，童年的记忆是恐惧、焦虑和不安。每次放学回家，我都害怕面对父母争吵后的残局。那时，我经常往姨妈家跑，真的希望自己是她的孩子。我不想回家，害怕回家。兴许我和弟弟妹妹能活着长大，已经是不错的结果。

我出生在拉萨，在那座城市长大，也在那里上大学。我大学的专业是英语，毕业后成为了一名中学的英语老师。后来，我结婚成家，有了一个女儿。女儿三岁左右时，因丈夫出轨，我和丈夫离婚了。在父母的帮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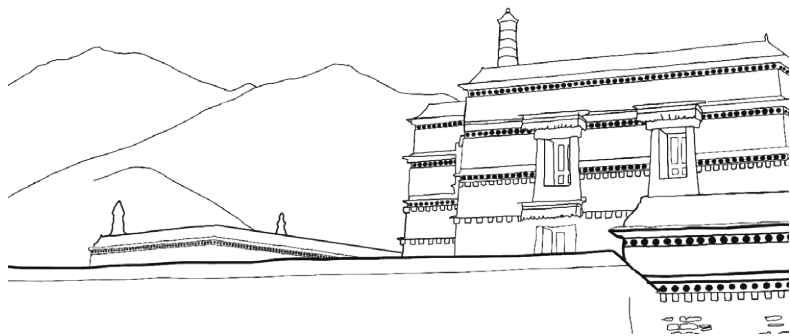
之下，特别是在父亲的支持下，我一个人担负起抚养女儿的重担。在抚养孩子的方式上，我基本和父母相似：吃饱穿暖、送她去上学，这就够了。我不知道该如何向孩子表达爱和温暖，更不知道该如何给孩子安全感。我每天都在为生活奔波劳碌，因为挣钱养家比任何事情都重要。我也希望被爱，希望找到一个爱我的丈夫，过上自己想要的生活。所以我也结交了不同的男人，去寻求安慰和关心。

对本民族的信仰，我没有多大的信心。因为我很多时候问长辈：为什么要磕头、去寺院朝拜、念经？遇到坏事就请僧人念经或者去算卦，或者去寺院转圈，用这样的方式周而复始地过日子？他们基本上没有给我答案。这些好像就是一个传统而已，作为藏族人就应该世世代代做下去。但是，这样的做法好像并没有给我带来多少好处。这就是我没有信耶稣之前的人生。

2008年，也是我人生最痛苦的时刻。我的孩子叛逆，没有感恩之心，不懂作母亲的辛苦；我和男朋友的关系彻底地破裂；我的母亲毫无同情之心，反而更加鄙视我；我的工作也不顺利等等……我对人生充满了绝望，想死但没有勇气自杀，甚至希望一场车祸可以夺走我的生命。父母、儿女、男女关系，都没有给我带来任何幸福快乐。在这样绝望无助的时候，一对汉族宣教士传福音给我，和我讲耶稣的故事。我对福音并不陌生，因为我在大学就听过。但那时认为，这是外国人的信

仰，所以没有搞懂，更没有认真地接受。经过一段时间与这对宣教士一起学习圣经后，我慢慢地开始了解基督信仰。

2008年11月份，因着神的恩典，我受洗归入了基督！那一刻，我无法抑制的泪水就像泄了闸的洪水一样涌出来——我相信圣灵开始医治我所有的伤痛，也释放我的心。不久后，我的妹妹和女儿也信了耶稣。后来，我的爸爸也信了耶稣基督，变得更加温柔了。几年以后，我的妈妈也接受了耶稣基督并且也受洗了！这都是神的恩典！神的怜悯真奇妙，哈利路亚！祂真的安慰了我的心。我的一位舅舅也信了耶稣，神怜悯了我的家！我们每周见面，一起学习神的话。



自接受耶稣基督做我的救主之后，我最大的感动是平安。就如圣经里说的：“要照亮坐在黑暗中死荫里的人，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路加福音 1:79）

我心里发生的那个变化，至今记忆犹新。我看一切都是新的，那些不可爱的人似乎也都变得可爱了，天空比从前清澈明亮了、以前听过觉得特难听的赞美歌，也变得悦耳动听了。我清楚地记得当时的感受是：这位神，宇宙的主宰，爱我，不嫌弃我，我从此不需要活在任何人的眼光里。我活着是有意义的，我是有价值的，因为耶稣看重我。感谢神！自那天起，我知道可以昂着头做自己！！

至今，信主有十几年了。虽然常常软弱、小信，但我从心底愿意做神托付我的事，愿意永远跟随这位为我舍命的神。我深知，耶稣是永活的神，是祂掌管我的明天。用一位牧者的话来总结：“如今，如果我在任何方面有一点勇敢，那不是因为我的本性，而是因为我的信仰，因为我对真理、恩典、爱的仰望。”

# 10

## 更桑德钦



### 原生家庭

我是更桑德钦，生长在一个藏族的小镇。我的父亲在我五个月大的时候就去世了。我的哥哥比我大三岁，也许他见过我父亲。听说父亲家族在当地还算是有名望的。父亲有一个兄弟，是一个聋哑人。父亲去世后，他喝酒经常打骂我母亲。所以，妈妈决定卖掉牲畜，带我和哥哥去拉萨，因为她在那个家已经没有办法过下去。妈妈背着我，牵着哥哥，走上了背井离乡去拉萨的路，那时我大概五六岁。不久后，妈妈遇见了过世父亲的一个亲戚，也是我的表叔。因为是同一个家族的血脉，妈妈决定嫁给他。之后，他们一同来到了拉萨。当时，在拉萨的邮电大楼附近有一块空地，是专门给远方来朝圣的人搭建帐篷的地方，他们就住在这块空地上。

## 走失

刚来拉萨语言不通，生活无依无靠，妈妈在拉萨到处乞讨。我当时小且比较淘气，曾走丢两天，后来被找回来了。第二次走丢后，我没能回到自己住的地方，就这样真的走丢了。我发现自己找不到家了，开始哭，肚子也饿了，不知不觉走到一个小馆子里，站在正在吃面的一个陌生人面前。他问我吃不吃面，我说不吃。接着他问我要不要做他的孩子，我说好。于是，他就把我放在一个自行车的后座上带走了。走了很久，我开始害怕起来，就放声大哭，他开始骂我吓唬我。骑了一阵子，终于到了一个山脚下，他把车子寄存在一户人家，然后开始叫我和他一起爬山。我说我走不动了，他说那你自己回家去。我开始害怕，不知道自己到了一个什么地方，又开始哭。他又开始吓唬我，我只好跟着他往山上爬。终于到了他的家，原来是一个牧场。我可能哭了很多天，有时候不敢放声，但眼泪不住地流。从此，我开始在这个陌生人的家里生活。

我需要起早贪黑地跟着这个陌生男人的妻子干活，要干放牛、捡牛粪、挤奶的时候拉住小牛等杂事。当我大一些的时候，我也有力气拉小牛。我吃不饱穿不暖，就这样没日没夜地在他们家生活了六年。他们还经常打我，所以我会跑到别的村里。特别是找不到牛的时候，更不敢回家，我便睡在山上，甚至冬天也在山上睡。日子久了，我知道在山上什么样的野菜可以吃。我还在山

上吃过一种红土。有时候，我也掏鸟的蛋吃。记得有一次去放牛，牛跑到河里去了。我不知道河水有多深，于是跟着牛跑，不知不觉就被河水冲走了。不知道过了多久，我已经没了知觉。当我醒过来的时候，发现自己趴在一块大石头上。我慢慢爬起来，周围有几个放牛的人突然被吓跑了。原来他们救了我，把我放在那块大石头上，过了很长时间我没有动，他们以为我已经死了。所以当我起来的时候，把他们吓了一跳。这是我第一次与死亡擦肩而过。

## 被拐

当我十二岁的时候，有一天，我决定逃跑。我先跑到了山上，我在山上遇到了一对讨饭的父子。他们常到各村要饭，同时帮村民宰杀牛羊赚钱，所以周边的村民都认识他们父子，我也认识他们。有一天，他们在山上搭帐篷，在村里要饭和宰杀牛。他们开始对我很好，给我肉吃，问我要不要跟他们去一个有很多水果吃的地方，我就答应了。凌晨五点多钟，他们叫醒我，把我放在驴上，要我跟他们上路。我心里开始嘀咕，为什么要那么早离开？于是翻过了纳金山，快到达孜大桥的对面一个村庄，天也亮了。他们开始敲鼓弹扎念(藏族乐器，也叫六絃琴)，村民围了过来，他们就开始要糌粑和青稞。有村民问，这个孩子是哪来的？那个父亲(噢洛巴桑)说，这是我的孩子，从家里带过来的。我心

里想，我才不是你的孩子，你在撒谎。

他们带我越走越远，对我也越来越不好。他们开始让我学习弹扎念，去乞讨。我小时候长得特别可爱，很多人都喜欢我。出于好奇，我也非常愿意和他们学习扎念。学习过程中，他们几乎天天打我，非常痛苦。当我学会弹扎念的时候，也就开始到处弹唱乞讨。会弹唱乞讨的，在乞讨者中有一定的地位。他们把我训练成一个专业的扎念弹唱者，我便成了他们的摇钱树，我每天可以要到100元左右。那还是90年代，100元是一笔可观的收入，我开始养活他们。他们还是经常会打我恐吓我，甚至用小刀子捅我的屁股，现在我的屁股上都留有伤疤。那时，我可能是因为小，不会记仇，还是跟着他们。他们打我的时候，我还以为是自己做错了什么。我和他们在一起生活了三年，学会了敲鼓、弹扎念、唱歌。不久后，他们把我以300元钱的价格卖给了另外一个乞讨团伙，是一个日喀则的乞讨团。

在这个团伙里，我过着更是地狱般的生活，感觉自己从狼窝掉进了虎穴。这个团伙的头目有八个老婆，他们的女儿会打扮的干干净净去偷别人的钱。这个团伙里有去要饭的、有靠演技要钱的、有扒窃的。我在这个团伙里算是有技艺的，他们按照我的身高制作了一个扎念。当我出去要钱的时候，我后面会有一个女孩子跟着盯梢。其实，我宁肯偷盗也不愿乞讨，但是没有办法，我被他们培训成为一个靠演技来乞讨的孩子。他们每天

给我的任务是，必须要到20元。有时候我可以多要到一点，我会把多余的钱藏起来。他们规定，我们不可以在外面吃东西，如果发现他们会往死里打。我有时候会偷偷地吃一些东西，吃后把灰摸在嘴上，不被发现。

三年后，我赢得了他们的一些信任，我变成去盯梢其他人的。还有一次，他们与外面的人打起来，我拿石头砸了对方，从此我在他们心目中的地位更高了。我发现，这个团伙里有来自不同地方的小孩，也包括康区的小孩。我也看到，有很多逃跑的孩子最后被抓回来，被打的非常惨。有一个德格的孩子也一直想逃出，我告诉他如果你想跑，你要跑的如石沉大海。我决心自己在三年内一定要逃出，如果逃不出去，那真不如死。

## 逃亡之路一

有一天，我在一个商店里偷了一件别人的衣服，发现衣服口袋里有8000多元的现金。于是，我和那个德格的孩子就决定逃跑。我把扎念扔到了垃圾堆里，从达孜搭车开始逃跑。先直接去了林芝，第二天去了波密，然后又去了八宿，最后到了昌都。到昌都后，我觉得安全了，因为我知道这个团伙最多追到林芝八一。

和我一起逃出来的德格男孩比我大很多，大概二十多岁。他开始把偷来的8000多块钱慢慢都花掉了，并开始指责我。钱也没有了，扎念也扔了，我开始用碗、羊皮、木头做扎念用来要钱。我又开始在昌都地区过乞



讨的生活，而德格男孩坐在家里等钱。在昌都地区，当时没有人听过扎念弹唱，所以可以要到很多钱，有一天我甚至要到400元。芒康文工团的人都认识我，他们都叫我“西藏小子”。他们出去演出的时候还会带我去，我开始教他们扎念，他们教我玄子。在昌都乞讨了半年左右后，我去了左贡县，遇见一个比我小几岁的男孩，我们变成了三个人。可是这个大的德格孩子开始打我，他常在我们住的地方喝酒，我成了他的摇钱树。



## 逃亡之路二

有一天，我和这个小男孩开始逃，我们逃到了巴塘。第三天，这个德格的孩子也追到巴塘来找我们，他的态度变好了一些，还说你怎么丢下我一个人？晚上的时候，我和那个小一点的孩子又逃了，我们直接跑到了理塘，最后我们跑到了康定。那个时候我大概十五岁了，感觉自己真正地获得自由了。我把扎念砸了，这个东西总是跟着我，让我觉得气愤。要不到钱的时候，我会想起扎念，因为弹唱一天可以要到很多钱。

到了康定后，我发现听不懂他们的话。他们说什么都都是啥子、啥子的四川话，他们的藏语我也听不懂。我只会说普通话，当地人还嘲笑我这个要饭的会说普通话。我不知道自己到了什么地方，看来要找其他的方法找钱。我开始捡瓶子、纸箱子等，我开始翻垃圾。我最后会分类，报纸、纸箱、瓶子各卖多少钱，我都很清楚。我就这样在康定生活了大概两年，我可以养活两个人。虽然我有时也会丢钱，但最后存了4000块钱。我和那个孩子在摊位下面住了一年，之后被赶走。后来，我们租了一个五十元一个月的房子。他经常出去打游戏，不帮助我捡破烂，我也有时候会打他。

## 送他回家

有一天，这个孩子说他想回家。他的家在昌都洛荣县。我们买了一些小礼物给他家人，也给他买了一双鞋准备走路回家。我们走的时候正好是冬天。当我们走

到昌都邦达机场附近时，天气特别的寒冷，大概零下二十多度。晚上我们会躲在桥洞里睡觉，第二天继续走。有一天晚上，我们遇见了狼群，当时我们就躲在夏季牧场搭建的木头畜圈里。我们点上火，晚上不敢入睡，因为担心睡着会被狼吃掉。于是，我们会彼此用火棍戳对方，以免睡着，就这样熬过了一个晚上。到了白天，我们继续走，还要翻一座大山。天快要黑了，我们知道如果天黑之前下不到山脚下，就会被熊吃掉。这时我们看见一辆车经过，于是我们跪在马路中间，举起双手的大拇指，祈求他们搭我们到山下。我们苦苦哀求，他们终于把我们带上车翻了山。到了山脚下，我们自己又开始徒步。

又走了一天，第二天下午六点左右，我们到了一个乡镇。他已经知道自己的家在哪里了，于是直接跑进了他的家。家里的人都愣了，因为他们认为这个孩子已经死了。家里曾请喇嘛念经，也搞了各样佛教仪式。他父亲曾经还去拉萨找过这个孩子，也没有找到，所以完全认为他已经死了或者被拐卖了。当全家人看到他的时候，都愣了，之后开始放声大哭。家里来了很多的人，抱着这个孩子一直在哭。这时候没有人理我，哭了一阵以后，他们开始慢慢地转向我，抱着我的头亲，说你是救命恩人，你是活菩萨，你是天使，你是神，他们甚至要给我跪下。

突然失散的儿子回来了，家里连着几天都很热闹。

然而，我心里酸酸的，他毕竟是我的一个伴，我下一步该怎么办？他要留在家了，我该去哪里？我不想再流浪了，我希望他们能收留我。就这样，我在他们家住了二十天左右。这期间我也帮助他们干一些活，去外面挖蕨麻。他们家条件不好，也比较穷，他们的亲戚朋友开始说风凉话，“你家的糌粑是不是太多了，”我听到心里也不舒服。他的父亲也来找我问我的打算，我已经知道我不能继续留在这个家里了。我带了一小袋糌粑，又开始了流浪的生活。

### 再一次踏上漂泊之路

我一路走，一路流着泪。我的眼泪止不住的流，我甚至打自己的脸，不希望哭下去。我知道，现在又只剩下自己一个人了。我盼望留在这个家里，可是没能留下，我非常伤心。走了一天的路，我感到更加的孤单。我思绪万千，为什么努力地帮助他人，自己的结果却如此悲惨？我觉得人生除了伤痛，没有任何意义了。我的心开始变硬，我决定开始打架，要做人上人——我从小就是被人打出来的。慢慢地，我手下有了八个人。我要他们去抢去偷，我甚至想制造枪去抢劫。我很多做事的方式，就是从自己从前遭遇中模仿的——小时候的遭遇对我影响很大。我开始小有名气了。

有一天，我在桥下发现一个孩子，他是从道孚跑过来的。他翻过雪山(德格楚拉)时，把脚冻伤了。我让手

下的人把他背到我住的地方，给他暖脚，又给他吃的东西，他的身体慢慢好起来了。他不会说昌都话，只会讲道孚话和汉语。有一天，我让他和我一起去收保护费，他不肯去，还骂我是“讨口子”。我特别的生气，把他狠狠地打了一顿。他很会编假话，说妈妈死了要送骨灰回去，家里有九个弟兄。我开始可怜他，心里总感觉需要送他回去，但我手下的那伙人坚决不同意。于是，我答应他们送完他回来，和他们一起再从头打天下。我们没有多少钱，没有通讯设备，也知道要走很长的路程。从昌都到道孚，要翻过邦达机场附近的大山。我们从昌都出发，先到左贡，然后经过巴塘、理塘，一路上基本上靠要饭过来的。我们差不多二月份出发，到道孚时已经是五六月份了。

## 差点出家

还没有到道孚时，在理塘我们搭了一辆车，车上有一个从印度回来的雅江活佛。我们在车上聊天，我把自己的故事都告诉他了。这个活佛听了我的故事后，问我要不要出家，去他的寺院当和尚。我说愿意，问了那个道孚的孩子他也愿意。下车后，雅江活佛给我买了一套衣服，让我洗澡并剪了头发。接着又给我安排了住的地方，预备第二天去他的寺院。他的寺院在山顶上，要爬很长的山路才能到。

到了寺院后，我发现这里有二十多个出家人，我成

了这位活佛的跟班。他对我说：“你不当和尚也没有关系，你先在这里学习，长大了我可以给你安个家。我不会逼你当和尚，这是你的选择，当不当和尚我都爱你。”他要我们从基础开始学习，每天要磕很多的头。一个星期后，我那个道孚朋友就离开了，我继续住在寺院里。我从其他和尚那里听说，道孚的那个孩子跑到山下，找了一个修路的工作。我在寺院里打水、烧饭、磕头、学习等，生活还是挺舒服。就这样，我在这里生活了一个月。剃发穿袈裟的时候逼近了，然而我从来没有想过要当和尚。我想着，如果当和尚后还俗是有罪的，如果我现在不当和尚，也就没有什么罪了。夜里我睡不着，凌晨三点左右就开始逃跑。我以这样的方式离开，心里特别不舒服。临别前，我在活佛住的地方磕了三个头，我流着泪离开了。他从来没有逼我当和尚，他可以说是我的恩人，也是我人生的第一个老师。

## 在道孚的生活

下山后，我不知道我的朋友在哪一段修路，于是一路我喊着他的名字走。突然，有人回答了我，正是他。他在那里砸石头，做的很辛苦，我不想和他一起在那里修路。他便骗那个老板说他的妈妈死了，必须回去。他要了工钱后，我们就离开了。我们又开始徒步往道孚走。我们到了八美，然后到了塔公，在那坐上一个拖拉机，就很快到了道孚。到了后才发现，他父母不但健

在，而且有十个兄弟姐妹。他对我的态度越来越不好，既无理还动手。我也开始反击，有一次差一点把他掐死。最后，他姐姐把我介绍给他们父亲的一个亲戚家，去做农活。于是，我在那里住了整整六年。我会说一些道孚话，也学会了所有的农活。有一次，我和朋友骑着摩托车飞奔在马路上，突然撞上了迎面而来的大货车。我的朋友当场毙命，死的非常惨，我就不在这里描述那惨状了。可是，我只受了一点皮外伤。当时，这个车祸震惊了整个道孚，很多人说我不是魔鬼就是“喇”（神的意思）。这是我第二次与死亡擦肩而过。

我希望加入演艺中心去跳舞，我开始训练自己的身体，苦练软功，可以劈叉、弯腰等。之后，我找机会到了九寨沟，去找艺术团面试。我没有跳过舞，但是在面试的时候我撒谎说跳过。我给他们表演了锅庄，但是没有通过。

不久后，我又到另外一家演艺中心去面试。这家老总看到我长相很帅，于是同意收留我。他们给我安排了宿舍，发了洗脸盆、毛巾等。我睡在一个上铺，那一夜是我最开心的一夜，无法用言语形容！我一个月可以领到300元的工资，开始了新的生活。演艺中心有一个小买部，我早晚要练功，白天还需要负责小买部的生意。过了不久，我在演艺中心开始出名了。我在舞台上面对上百的观众演出，下面的掌声、舞台的灯光让我如醉如痴。当我在舞台上表演时，似乎可以忘记一切痛苦的经

历和伤心。我慢慢变成了很多观众的偶像，也有了  
很多美女追随者。在那里，我仿佛看到我一切的努力得到了  
回报，经历了梦想的实现！

## 回到西藏

因着舞台上的成功，我相信自己可以独自开始演艺  
的生涯。于是我回到了西藏，决定到阿里开朗玛厅、茶  
楼、赌场等。慢慢的，我在阿里立足下来，有了很多的  
朋友和追求者。我也认识了一个比我大很多的女人，她  
成了我的女朋友，我们住在一起。

有一天晚上，发生了火灾，我们从火中逃出。虽然  
我烧伤的比较厉害，但我还是背着她往医院跑。这个过程  
中我完全没有顾及自己的伤，我烧伤的手滴下了一路的  
血。终于到了医院，我发现自己伤的很重，眼睛也开始  
肿，几乎看不到任何东西。我疼痛难忍，几乎昏倒。每  
次疼的要昏睡过去时，我的眼前就会出现那个曾经拜过  
的假神“撒齐拉木”（其实藏族人更多地害怕这个护法  
神），她尖叫着，带着火苗凶神恶煞的冲向我，我会  
立刻被惊醒。当我再次昏昏欲睡的时候，她再次以同样  
的方式出现在我面前，我就这样被这个恶鬼周而复始地  
折磨着。突然，我想起自己一定是得罪了她。因为在火  
灾前几天，我因为赌博输了钱，就拿平时供在

“撒齐拉木”像前的供钱，我知道她在攻击我。我的  
女朋友因为不能面对自己的烧伤，从医院的窗户跳下



去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就这样，我的演艺生涯、生意、爱情都结束了。这是我第三次与死亡擦肩而过。

## 再次回到道孚

出院后，我回到道孚开始找巫师算命。巫师说，我被一个女魔控制了，要做各样消灾的佛式。我每天会磕很多头，念经，但是心里还是希望去成都治病。可是巫师说一定不能去成都。我住的地方对面有一座雪山，我心里决定，当山顶上的雪融化了，我一定要离开这里去成都，因为我相信我的人生不应该就这样完结了。后来，我从寺院借了2000元钱，出发去了成都。

## 来到成都并遇见主

到了成都后，我开始咨询医生关于我脸部烧伤的治疗。当时医生告诉我，应该早一点来医院，会有更多的机会恢复。我心里非常愁苦，悔不该当初听巫师的话。我内心一直有一股力量叫我站起来，现在跌倒现在就爬起来。可是，我身无分文，没有家人，没有朋友，我该如何爬起来呢？我决定在成都乞讨。于是，我在成都找到一家打印公司，请他们帮助写下我的故事(藏汉两种文字)。我声明，要钱的目的是为了治病，而不是为了发财，我的手和脸部需要治疗。我拿出了烧伤前在舞台上的照片，光鲜的、帅气的照片，如今却已面目全非。

我在武侯祠附近，带着这些照片及两种文字写的故

事，跪在那里乞讨。有一天，当我跪在那里的时候，两个外国女孩子来到我的身边。我看着她们，盼望她们给我施舍一些钱。她们也看着我说：“我们可以为你祷告吗？”我回答说：“可以。”她们祷告说，有一位全能的神，这位神创造了天地，祂爱你，祂会赐福你。然后，给了我20元钱就走了。

当我听到有这样一位神爱我时，我开始思考，这是怎样一位神？我们藏区有很多的活佛和喇嘛，假如有一天某个寺院里的喇嘛捎信给我说：“我爱你！”当我听到这样的信息，我会得到莫大的安慰！可是，这样的事从来没有发生过。当她们告诉我，掌管宇宙万物的神爱我，这让我不得不思考。我开始想这可能是外国人的神，也许是一位有很多胡子的神。我从前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在我相信的众佛中，并没有听过谁爱我。掌管全世界的神，竟然爱我这样一个人？我想这一定是疯了，这个话太值得我去想了。这个话深深地印在我的心里。我觉得这里面藏着更深的意义，我想了整整三个月，没有找到答案。

三个月后，我要到了足够的治疗费，于是回到道孚，去还从寺院借来的2000元钱及利息。在班车上，我遇见了两个韩国的姊妹，我找到了答案，那个神就是耶稣，祂为我们的罪而死，为了使我们重新与神和好。我们不再是孤儿，而是神家里的人了！从此，我们可以称呼神是我们的“天父”。我知道了这个福音的第

二天，虽然手术还没做，前面如何也不确定，但是我心里突然有了很多的喜乐，悲哀痛苦的心灵也得到了很多安慰。这样，我开始慢慢认识这位神。我信耶稣后，坐着班车去了德格见了一个哥哥，他是画唐卡的。我告诉他，我信了耶稣。他说，信要好好信，不要半途而废，更不要骗人。一个不信耶稣的人却给了我鼓励，至今我还记得他的话。

不久后，我回到了成都，开始准备做手术。起初医生告诉我，需要做三次手术。当天有五个人和我一样，需要做植皮手术，而我是唯一成功的患者。当时我还不知道，于是问医生第二次手术什么时候做？医生说，你是今天唯一成功的患者，你根本不需要做第二次手术了，一次性成功，这是奇迹！哈利路亚！我知道这是神的保守和恩典。在进入手术室时，我向神祷告说：“神啊，我不太认识你，但是你知道我，请你就借着医生的手让我可以恢复到不影响吃饭、拿东西。我的面相不需要恢复到完美，我知道自己会骄傲。”神就按我所祷告的一样，医治了我。而且，进手术室的时候，我心里真的有一股力量帮助我，让我不再害怕和不安。

手术之后，藏族和汉族的基督徒照顾了我一段时间。以前，没有听到福音的时候，我很怕死，怕以后变成猫啊狗啊猪啊，或者会下地狱。可是，当我认识神，跟神交流的时候，我真的不再对死亡和黑暗有惧怕。更重要的是，我知道我不是孤儿，我不是被抛弃的，没有

价值的人。神接纳我，来寻找我，拯救我，神就是我的父亲！这个事实对我来说是最宝贵的，也是最大的感动。“神在他的圣所作孤儿的父，作寡妇的伸冤者。”

（诗 68:5）

手术之后，我还有足够的钱可以住在成都，等身体慢慢得到恢复。后来，我开始工作，挣了一些钱，去到玉树震区参与赈灾。在那里，我遇见了一个汉族基督徒女孩，和她结婚了。结婚后，我们搬到以前我住过的一个藏族地区，现在在那里服侍神。我们有一个小小的团契，每个星期有一次聚集和敬拜。

我不能说，信了耶稣以后什么都变得容易，比如我现在还有疼痛。但是在神的里面我有盼望，我的生命在神的手里。我二十四岁的时候，在照顾我的基督徒的帮助下，拿到了人生第一个身份证。2017年，我找到了我的母亲和我的兄弟姐妹们。现在我有妻子，我有父母，我有兄弟姐妹，这些都是神赐给我的。如果没有神，我什么都没有；神赐给了我全新的生命。

那次火灾之后，我一直带着口罩，手套，和墨镜。在神和我妻子的帮助下，我接受了自己现在的相貌，羞耻不复存在。过去我没有家乡，但现在我是神的儿女，有一个荣耀的身份。

我遇见我的母亲和家人以后，他们送给我一个念珠。我告诉我的家人，我不再用念珠，因为我现在是基督徒，我全心依靠神！神带领我，祂知道我的未来，为

此我充满了感恩!

# 11

## 尼玛措



我叫尼玛措，是藏族人，在一个藏族的村子里长大。

我从小心里非常没有安全感，一直强烈觉得需要一个靠山。2002年七月，因为快要高考而心里紧张，我跟着同学去了一个藏族姐姐的家寻求帮助。那一天，从这位姐姐的口中，我第一次听到耶稣基督的福音。后来我又单独去这位姐姐家里，请她为我祷告。她很高兴为我祷告，同时也跟我说，如果我能自己向神悔改和祷告，是最好也是最重要的。所以我也第一次在神面前悔改，并向祂祷告，恳求祂做我一生的救主。那天我带着圣经回了学校，心里充满了平安。从此，我开始信靠主耶稣，每天向祂祷告，并向祂倾诉我的心里话。当年八月二十八日，我受洗，决定跟随神。

考上大学后，我也跟家人和同学们分享了自己的基

督信仰，并为他们祷告，力所能及地给他们讲明耶稣基督的福音。大学期间，我的一个哥哥和几个同学也悔改信了耶稣，并来到我们当地的藏族教会中。我家里的人没有因为我的信仰给我太多压力。虽然周围的人有各种说法，但当时我们当地的教会是一个非常爱主，也常常祷告的教会，神通过教会坚固了我们的信心。那个时候，信徒们没有隐藏自己的信仰，并有很大的勇气跟别人分享福音。后来，我也有机会在国外基督徒的身边学习圣经，跟弟兄姊妹也有非常美好的团契，信心因此非常坚固。

学校毕业后，我开始谈恋爱。因为男朋友不信主耶稣，有很多不一样的价值观，给我的信仰带来了极大的影响。但是我很爱他，所以我的心慢慢走偏了。然而，每次遇到困难，我还是来到主的面前，寻求祂的帮助。那个时候，我和姐姐一直每周六下午一起禁食祷告。我阿妈病的时候，基督徒弟兄姊妹们帮了很大的忙，我家里人也因此非常感动。当我哥哥病了的时候，神也好几次救了他，非常奇妙！当我阿爸脑溢血的时候，我倚靠神，神也医治了他。

最终，我跟男朋友结婚了，每次遇到灾难和疾病的时候，家人和婆家都说这是因为我信仰耶稣基督，给家族带来了咒诅灾难。我的哥哥去世的时候，因为他是宁玛派和尚，所以要按着宁玛派的方式来念经。我丈夫的阿姨问我婆婆，你媳妇是异教徒难道你不怕吗？她们当

面嘲笑我，在信仰方面给我各种压力。开始的时候我好言回复她们，后来开始争吵，也开始顶撞我的丈夫，但从来没有顶撞过婆婆。有时候遇到难处，很难爱人，但神说要爱仇敌，所以我也听了神的话。如果没有神的话，人有什么盼望呢？



后来，我丈夫爱上了一个牧民女孩，我们的夫妻关系变得非常艰难。但我一直记得我在神面前立了约嫁给了他，就流泪为丈夫祷告，并继续诚实地爱自己的丈夫。加上我们有一个儿子，也不愿发生妻离子散的事，所以我就继续努力。然而，夫妻关系是双向的，我丈夫自始至终没有悔改的意思和行为，所以最后不得已走到离婚的地步。我带着儿子，从此跟我阿爸一起生活，也



开始自己找工作。虽然生活艰难，但做任何事情我从来没有骗过人。我也做过小生意，学了不少东西，做生意也算顺利。从去年开始，我开了一个养生的小店，也建立了很多的关系。我们店在老年人的健康方面提供了好的服务，偶尔也会免费给人按摩——我在照顾哥哥的时候学了按摩。

如果说现在的我信仰很坚定，那是谎言。但我还是靠着神的真理和慈爱生活，我也感谢神！当有人因为我帮助和尊重老年人而赞扬我的时候，我知道那是因为神的爱！

现在，过了这么多年以后，说实在的，我感觉要认真读经并传扬福音，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我离神好远了。但当我服事我的病人的时候，我总能跟他们分享神的慈爱。当人们开始信任我并觉得我好的时候，我需要依靠神。每当病人说我的药疗效好的时候，我想起神医治的大能。很久以前有一个汉族弟兄跟我说，神赐给了我医治病人的恩赐，这真是神的恩典！

最后，当我在婆家的时候，我好像活在一个极大的辖制里。当我下定决心离开婆家的时候，我再次有了在神里面自由活着的机会。无论我做任何事情，最终极的目标是荣神益人！

# 12

## 洛桑仁青



我是洛桑仁青，安多人。

自小时候起，我就在我们村落附近的藏传佛教寺院里当和尚。长到十几岁时，我搬到甘肃省甘南州拉布楞寺学习了几年佛经。之后，我又去了印度，继续在寺院学经七年之久。在印度期间，我从一位安多的叔叔那里听了耶稣基督的故事。这位叔叔说，唯有耶稣是我们的依靠，但我始终没有相信。

因为家父病重，我就从印度返回，又回到老家原来的寺院生活。不久后，父亲不愈过世了。在家乡生活，我心里一直想，怎么样才能改善家乡无电，无路，无医疗服务，无学校等困难的处境。于是，我开始到处打听可能得到帮助的渠道。当时有一位活佛答应帮助我们，给村落修路，并建立学校，但后来还是没能付诸行动。就在我感到没有出路时，以前在印度给我传福音的那位

大叔联络了我。大叔说他有一个侄女在一所大学当老师，我可以去找她说说这些事，看看有没有可能得到一些指引。于是我去找了这位老师，这位老师又把我介绍给了一个外国的朋友。这样几经周折，经过很多次沟通和申请以后，这些外国朋友表示愿意去实地考察，看看我们村落的情况。但他们说先需要向神祷告，等候神的带领。我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于是这个外国的朋友跟我分享了福音。我去城市里住几天时，他也陆续给了我藏文新约的部分经卷。因为我当时还没有信，就把书藏在箱子底下，或者甚至直接烧了一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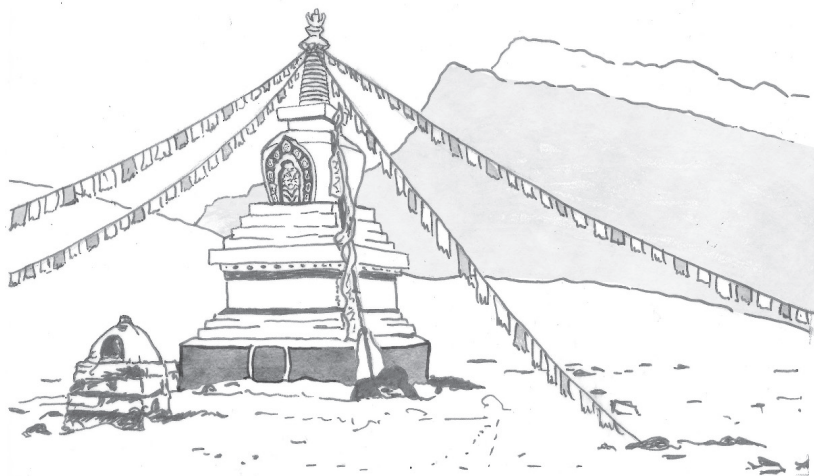
一年以后，他们开始来探访我们的村子。因为路很不好，外国的朋友们是骑马或者骡子来的。我们村子非常贫穷，整个地区很多的人从来没有见过外国人，于是很多人从周围十几个村子来看外国人。我跟外国人一起探访了村子的每家每户，给他们分享福音，唱赞美歌。他们离开的时候，我给他们准备了礼物——每人一个羊毛毡和一个唐卡。他们拿了毡，但是没有拿唐卡。后来外国朋友们带了一些医生来到村子里，医生们也给村子里的人分享了福音。有一个妇女当时不能走路，医生给了她药，也为她祷告，她就完全好了。因此我对神的大能感到很惊讶！之后，他们开始帮助我们修路，建立学校。

而我继续在寺院里生活了五年，我常常念经，做我该做的。有一段时间，我得了严重的皮肤病，吃了很多

药，怎么都不好。我就打电话给我的外国朋友，他们把我带到城里的医院住了院。在那期间，他们每天来看我，给我送饭，给我讲神的话，为我祷告，也给了我新约的《约翰福音》。那是我第一次认真地读神的话。我发现，这一位神是很不一样的一位神，祂好像是超越我的思维和我的世界，祂好像能够把握我的人生。然后，我开始求祂医治我，并向我显现。就在我祷告的那个晚上，我梦见一位穿白衣的人向我显现——我心里知道，那是耶稣基督。在梦里也读到了《约翰福音》三章16节：“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 祂问我要不要得医治，我就呼求祂，请祂触摸医治我的疾病。早晨醒来，我的皮肤病奇妙地痊愈了！我知道这一位医治我的神就是耶稣基督！就在医院里，我接受了祂作我个人的救主！

那一年的夏天，我第一次参加了藏族基督徒的夏令营。当时有三十多位弟兄姊妹参加。我还是穿着袈裟去的，也不怎么知道跟他们沟通交流，便总是独自一人坐在一边。他们就轮流来陪我，跟我聊天，鼓励我。结束时，他们也为我能够完全脱离佛教一切的影响和辖制，还有为我能够脱掉袈裟祷告。我做了这么多年和尚，穿了这么多年袈裟，它们好像成了我生命的一部分，我很难抛弃。但是，众弟兄姊妹的祷告真的有功效，我心里不再拒绝和害怕！虽然情感里面还是有点不舍，有点不

适应，但我依然脱掉了袈裟！



之后，我开始在这个帮助过我们家乡的主内机构工作，协助医疗项目做探访，在医院帮助藏族病人。工作期间，我接触到很多藏族病人，也给很多人传了福音。后来我们村落那边的活佛知道了我的信仰，就告诉我的弟兄们，如果我不放弃我的信仰，他们就必须和我断绝关系，不然整个家族就需要搬出村子。哥哥们不认同我的信仰，但也无法与我断绝关系，所以被迫搬出村子到另外一个镇安了家。我自己的信仰也从此被迫公开化

了。我想，这也是出于神的旨意，否则我会一直试图在自己的家族和村落中隐藏。虽然当时情况困难，却有神极大的保守和美意！几年之后，兄弟们甚至会开玩笑说，感谢我的神让他们早早离开了那个条件特别艰苦的村子。

从小开始，我就从来没有想过我这样的人可以娶妻，可以有自己的家庭。但现在我已经结婚，有一个漂亮的妻子，有两个儿子，也有自己的事业。我明白，这是神的祝福！我愿神祝福我们一家人，也使我们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

还需要为我和神之间的关系，还有我和人之间的关系祷告。我盼望自己能够靠着神站立得稳，并且能与神有亲密的关系！有时候我担心藏族的基督徒会散掉，但是我相信神要保守我们，信徒也会增多，复兴将会到来！

# 13

## 德吉央宗

“我另外有羊，不是这圈里的；我必须领他们来，他们也要听我的声音，并且要合成一群，归一个牧人了。”（约翰福音10:16）



我一如既往地每天跟在爷爷后面，把他的言行举止都存在小小的脑海里。虽然不懂他每天的生活为什么要跟偶像有那么密切不可分离的关系，但总是相信大人做的事肯定是不容置疑，是正确的。所以，爷爷每天早晨煨桑，献奠祭，每天晚上点酥油灯时，他磕头我也磕头，他念经我也试着重复。但是慢慢地，我发现爷爷在献祭的时候居然说着咒诅的话。我就问他，怎么敢一边磕拜一边咒诅？他告诉我说，我们拜的其实都是邪灵，如果拜他们我们就被保护和祝福，如果不拜不供我们就会遭殃。这番话让我很吃惊，我心里对这些各路神仙的惧怕也因此与日俱增。

我六七岁的时候，一天傍晚，爷爷召集齐了一家人，告诉我们一件他认为最重要的事情。他说这世上最大的神是耶稣基督，但我们是藏族，所以应当保持藏传佛教信仰。而伊斯兰教是不能信的，因为它是极其暴力危险的。这是我第一次听到耶稣基督的名字，我想祂可能比寺院里最大的神还要大！

我呢，我叫德吉央宗，生长在一个有好几个兄弟姐妹的家庭里。我在村子里也有很多伙伴，是村里所有同龄人的头；一百多个同龄孩子都得听我的，偶尔有男孩跳腾，不久也会被我制服。那个时候女孩子上学是少有的事，女孩子可以在家里帮忙做家务，长大了就可以嫁人。但我家人真不确定我长大能嫁人的几率有多少？我自己也拼命学习，想着长大要么出家当尼姑，要么找到工作上班，反正不要嫁给一个从来没有见过面的陌生人。这样，我就顺理成章地上完高中，并考上大学进城了。

我们藏族人总是觉得自己的民族是完美无暇非常优秀的，尤其是在十七八岁的年少意识里，民族自豪感是非常强大的。我就在那样的时候，从一对不同民族的夫妇口中听到福音。他们居然说我是个罪人，只有耶稣基督能救赎我！我既没有杀人放火伤害任何活物，也没有得罪谁，怎么好好的就成罪人了？难道说我的生命不能



自己做主，还需要靠外界来定夺？碍于情面，又不好当面拒绝反驳他们，我当时什么都没说。他们也是非常客气的人，很长一段时间才会提醒我同样的事——就是我需要悔改。实在受不了，我就炫耀说，你们有这么好的神对你们好，我们藏族人有很多神也挺不错的。这样我一段时间听一次福音，偶尔也有机会听到基督徒向他们所信的神祷告，唱赞美诗，这可是很新鲜的！看来他们跟他们所信的神是可以交流，是有关系的，而且在这个关系里，神和人似乎还能彼此相爱。这跟我们一厢情愿地按着自己的方式和做法去拜神是不同的。对我们来说，神爱世人或者人能爱神是很不可思议的事情。这个发现让我忐忑了很长一段时间。慢慢地，我有点想知道，他们经常阅读的那本书里到底有什么奥秘？但是因为骄傲的缘故，我把这样的想法藏的严严的。

在一个暑假，这对夫妇到家里看望我，终于送给我这本我一直好奇想看的书。从拿到那本书的第一个晚上起，我就开始了每天的读经之旅。圣经第一句话居然是“起初，神创造天地”。这个事实回答了我一直疑惑的问题，同时也极大地挑战了我一直持守并为之骄傲的标志性民族信仰。因为关于世界和人的来历，藏传佛教没有给我们一个合理的解释，这就使得我开始对藏传佛教的绝对性和真理性产生质疑。继续读呢还是算了呢？我想，这本书的第一句话如此斩钉截铁，如此确

定，接下来的话也很有可能是真的。这位神又很明确不包容别的神，我不能信了祂以后还继续我的藏传佛教信仰。每天挣扎过后，傍晚还是如饥似渴地读完每天一章的内容。因为新奇，就读得非常仔细，心里的兴奋也随着对神救赎的盼望越来越激烈！当我读到大卫王的时候，看见他的挣扎和悔改，我隐约感觉到自己也是个罪人。当我用一年半的时间读完了整本圣经时，我想，如果我不改变我人生的方向，如果我不承认自己的罪，如果我不接受耶稣基督为我的主，那么，因着神是创造万有的独一真神这个事实依然不会改变，我自己就一直在灭亡的路上了。而且，我的心被神的慈爱和怜悯深深感动着——祂是创造万有的主，却在乎像我这样的人！所以，在大学的最后一个学期，我相信并接受了耶稣基督是我生命的主！我还抓紧时间，把这个喜讯告诉了我的同学和老师们。

那年夏季，毕业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我们有一位男同学因疾病去世，大家都在巨大的悲哀中。加上我自己又刚刚成为一名立志跟随耶稣的人，有心志离开旧的错误的信仰和观念，进入新的生命状态，但又不知道怎么办！当时找不到藏族信主的人可以去拜访，可以听他（她）跟随主的经历。我也不想回去我的老家，因为以一个新的身份出现在自己原本出来的地方，并不是那么容易。如果去一个新的地方，以一个基督徒的身份出现，那是比较自然的事情。但神的带领刚好与我的期待

大相径庭，我就回到了离开四年的家乡，把前路完全交托给神。



我虽然不怎么喜欢回到老家，但因着耶稣在我生命里而有的喜乐依然很大。每天怀着极大的盼望和喜乐，去迎接生活，去工作。当时工作量很少，我就常常读圣经，同事因此知道我是基督徒，从此叫我外邦人。但他们偶尔也

会偷偷拿走我的圣经读，我就准备多一本圣经放到桌子上，以便大家阅读。我在为他们祷告，求神光照怜悯并且救赎。他们也在挣扎，想着怎么把我从信仰的走火入魔中拯救出来。两个属灵的势力在争战，他们随时可以用任何言语和行为来表达对我的不解和排斥，而我则需要靠着神，耐心回答他们。我把这种极为不平等的状态理解成为信仰付代价，却不知我的无知和自义正在里面滋生。后来神改变我的心，让我认识到，自己多么需要每天依靠祂，不依靠自己，要用祂的爱去爱人，而不是用我自己的喜好和判断去恨人！这是一生要学的功课！

单位如此，在家中也不容易。按藏族的传统，每年过年，我们从大到小排列，先给偶像磕头，再给长辈磕头，然后吃早饭，再去拜年。刚毕业回家的那年过年，大家跪下去的时候，唯独我站着，事后阿妈问我是不是膝盖有问题？我就告诉她膝盖没问题，是我信了耶稣，不再拜偶像。自此以后，我父母轮流来找我谈话，要我在耶稣和家人之间作出选择。当他们选择放弃跟我的关系时，神托住我，使我跟他们保持了关系，并表达了神的爱。这是神的奇迹，因为很多次我想逃避，到如今我偶尔也会想放弃，但神的刚强在我的软弱中显得完全，祂的谦卑柔和总能把我的刚硬和自义击碎。

值得欣慰的是，我信主以后，也就是在我爷爷第一

次听了福音七十年以后，我再一次把福音带给他。他也接受了主耶稣，并且自动弃绝了偶像！福音真是神的大能，有谁能想到，那么多年以前所撒的种子，会在这个时候发芽结果呢！

我在等候了很多年以后，终于进入婚姻，嫁给一位我非常欣赏的汉族弟兄。这又是一件背叛家族，背叛民族的事。这些是外来的影响，然而当我们里面的价值观和人生观开始动摇时，我对婚姻的坚定信念在各种情感的趋势下开始土崩瓦解，直到有一天想退到孤身一人的时候。好在神不放弃，祂不仅保守我们在婚姻里成长，还帮助我们从自我中心迁移到以神为神的国度里，并带领教导我们继续信靠前行！

我常常处在两难之间。一方面因着主在我生命中的救赎而感恩喜乐，一方面看着自己的家人和民族被死亡和黑暗持续吞灭而深深悲伤！那恶者对藏族人的辖制是如此地深！虽然牠已经被基督打败，但牠在彻底灭亡之前，正努力试图把神所爱的百姓与牠一同拖进地狱。当神释放我的民族从被掳之地归回的时候，当那真光照进我们的黑暗的时候，我和像我这样的人在主里面将会是何等地欢喜快乐！愿那时刻速速临到！愿神在整个藏区实行拯救，扩展祂的国度，彰显祂的荣耀！也愿在圣灵的帮助和带领下，我可以继续回应神的呼召，在自己

的人群中与主同行，与主同工！

直到此时此刻，我也不敢说我已经完全认识神，不敢说我已经百分之百地顺服祂。反而觉得，我到如今还能跟随祂，是何等奇妙的恩典！每天能够醒来，有气息，有多一天的生活，可以感知，可以跟神跟人沟通……心里就满了感恩！若主许可，就甚愿继续被祂带领，与祂同行，到见祂面的那一天！

“我若不信在活人之地得见耶和华的恩惠，就早已丧胆了。”（诗篇 27:13）

# 14

## 嘎玛



我叫嘎玛，今年十九岁。一年多前，我信靠了耶稣，这是我如何成为基督徒的故事。

我在大城市长大，但我的家乡是一个藏族小镇。我从小就信仰藏传佛教，全家都是佛教徒。我们每天都诵经和磕头，这已经是全家的习惯。

十七岁时，我第一次读到圣经。那时我上高中一年级，对西方文化很感兴趣，想学英语，于是就买了一本中英文对照的圣经。当我第一次读圣经时，我读了《创世记》和《出埃及记》。我以为那只是幻想——一位创造地球的神——那只是一个故事，一个神话。我从来没有打算改变我的信仰，去相信另一位神。我一直以身为藏传佛教徒而自豪。只是，虽然我每天诵经磕头，却是一个邪恶的男孩。在中学阶段，我每天都会打架，抽很

多烟，成了学校的恶霸。在高中时，我已经试图骗钱，做了许多坏事。

之后，因为好奇，想了解更多外面的世界，我开始在YouTube和Twitter上观看外国人播放的视频。我注意到，生活在海外的中国人对中国社会有很多抱怨。我认同他们所说的很多内容，并变得非常感兴趣。我每天都听这样的言论，被这些人影响，也开始欣赏西方世界。



我发现，这群人中有很多是基督徒。他们很有远见，知识渊博。于是，在认知上，我慢慢接受了基督



教。我意识到，基督教世界非常发达，而那些信奉伊斯兰教或佛教的国家，大多数都是比较落后的。我成为基督徒的原因之一，是因为这些基督徒推崇民主，思想开放。我没打算依靠神或信任祂，我只是在想，基督教给世界带来了发展和民主。

2019年，我和哥哥去了拉萨。我们遇到了很多孩子，其中很多都是乞丐，我也看到很多人在拉萨顶礼膜拜。以前我会认为这些是很虔诚的信徒，但也许是因为我真的受了西方价值观的影响，我心里觉得这些行为是愚蠢的，像奴隶一样。在回家的路上，我想了很多，决定要信神，要真正依靠祂。那时，我只读了《创世记》和旧约中的其他几卷书，所以我一无所知。我不知道耶稣做了什么，不知道三位一体的神，也不知道十字架的意义，更不知道耶稣自己就是神，但我决定跟随神。我把这个决定告诉了哥哥。回到家，我在网上查到“罪人的祷告”的内容，跪下来读祷告，并告诉家人我信神了。那之后，我开始去参加一个三自教会。

只是，渐渐地，我不再读圣经，也不再去教会。这样的状态持续了两三个月。一个偶然的的机会，我在网上听到王怡牧师对一个海外团体的讲话。他是一个成都的牧师，2019年十二月因为信仰入狱。于是，我开始每天听王怡在网上的分享。通过他的布道和教导，我成为了一个真正的基督徒。

上帝与我相遇，改变了我。我慢慢体会到耶稣在十

字架上为我所做的一切，我深切地渴望更多地认识祂。神的圣灵住在我里面，改变了我原来的样子；一位充满谎言和嫉妒的伪君子，祂亲手改变了我。我每天都感谢祂：祂拣选了我，将我从地狱之火中救了出来，使我从死亡中复活。耶稣是我的希望，也是我的未来。

国度、能力和荣耀，永远归于我的主耶稣基督。

# 15

## 巴桑曲珍



我叫巴桑曲珍，今年五十八岁，来自黄河边的一个农村。我有一个女儿和一个儿子，现在单身。

我父母一共有七个孩子，我与四个兄弟和两个姐妹一起长大。我们曾经是一个富裕的大家庭，但在文革期间遇到了麻烦。我父亲受了很多苦，县长的弟弟经常打他，所以父亲在我很小的时候就自杀了。从那时起，我妈妈不得不照顾我们所有人。

十八岁那年，妈妈让我嫁给了一个有正式工作的藏族男子，她以为他会照顾我。然而，过了一段时间，我丈夫遇到了一个他很喜欢汉族女孩，竟然不要我了。我带着我们五岁的女儿回了娘家。一年后，我丈夫想要重新接我回家，但我不想和他一起回去，我不想要这婚姻了。

我开始出去打工。就在那个年代是女人不会去做的，于是人们开始说我坏话。我女儿七岁的时候，妈妈又把我嫁给了一位藏族牧民。和第二任丈夫在一起五年后，我怀孕了，回家生了我们的儿子。在生孩子的那段时间里，我的第二任丈夫跟另外的女的住在了一起。他的家人想给我一些钱，带走我们的儿子。但我不愿意把儿子送走，决定自己照顾他。



我儿子七岁的时候，妈妈又把我嫁给了她的一个农民朋友。他家有地，我必须很努力地干活。我的第三任丈夫对我儿子很不好，他从来不让我儿子和我们一起吃饭。所以我很伤心，不得不离开这个人。

之后，我在妈妈家附近建了自己简单的房子。我女儿开始上初中后，一些老师开始帮助她。我很努力地工作，但我们仍然很穷。我有时会想乞讨，以为这样会更容易些。我的女儿大学毕业后，通过了政府工作的考试，结婚，离开了我。她的丈夫是一位离过婚的男士，在一所大学当老师。他给了我们一万元礼金。

从帮助我女儿的老师那里，我第一次听说了耶稣基督。我和他们一起祷告，信了耶稣。信主之后，我家的情况也好转了。我的家人过去给我很大的压力，但我们的关系因神的恩典而有了改善。

今年我妈妈去世前，她恳求我回归藏传佛教，并要求我发誓会回归。我没有发誓，但我答应了。做她想让我做的事情很难，但不做她想让我做的事情也很难。如果我不履行对妈妈的承诺，我就是在对她撒谎。如果我相信神，那我也是在骗她。如果那些帮助过我们的老师们说我仍然是基督徒，并且说我依靠耶稣，那也是谎言。我该如何应对这种压力？

我妈妈曾经常说，我们家在这个地区很有名，所以你不能成为基督徒。因为她三遍要我回归藏传佛教，我只好照办。但是我希望我还能与神交谈，因为我经常

觉得孤独。我仍然认为向耶稣祈祷会很好，他不会拒绝我吧？

\*\*藏族文化有彩礼制度，新郎家必须付一笔彩礼给新娘家。新娘应该离开她的家庭，搬到她丈夫的家里，并为他们工作。在丈夫家，她甚至可能被当作奴隶对待。你可以在巴桑曲珍的故事中看到这一点。她的母亲将她送走了三次，每次都会收到一份彩礼。巴桑曲珍的女儿与大学老师结婚时，巴桑曲珍自己也收到了女儿的彩礼。

# 16

## 云丹南卓



我是云丹南卓，安多人。我有三个哥哥，四个姐姐。有一个姐姐很小就去世了，两个哥哥出家做了和尚。我六岁时，父母也把我放到哥哥的寺院里做了和尚。一方面是因为生活困难，另外，我们觉得家里有人做和尚，对今生和来世都有好处，这是很大的功德。我在寺院里呆了十年。在人们的观念里，当了和尚可以衣食无忧。但是到了寺院，除了学习佛经以外，有很多里里外外的活要干：烧火，背水，做饭，打扫等，大小事都要干。我师傅的观念是，如果要赎罪，就要努力干活，尽量受苦。在八九十年代，和尚们的生活基本就是这样：早上五点左右起来背经文，然后去寺院佛堂里聚集念经，回来要按时给师傅做好三餐。当然，你要多花时间念经，越多越好。小时候，我认真地遵守着寺院里的清规戒律。后来慢慢长大，就有了要逃离寺院，远走高飞的想法。除了辛苦，主要是被打的厉害。

我很小的时候，因为一点小事，被师傅，也就是我亲哥哥绑在柱子上拿鞭子狠狠地打。因为想要逃到印度，我开始一点一点存钱。一块，两块，五毛也不敢乱花，都存起来。

在我十六岁的那一年，有一天我在收拾师傅房间时，我发现他有很多钱，大多都是百元大钞，卷起来放在床铺的毡垫下面，我放弃了多年自己存的那点小钱，拿了师傅的钱，跟一个朋友一起逃到了拉萨。然后，从拉萨跟四个朋友一起，开始了逃往印度的旅程。袈裟全部放到拉萨的一个旅馆里。我们走了很长时间，有一个人跟不上，就掉队了。一路充满艰辛，尤其有两天半的时间，我们需要翻过雪山，那是最艰难的一段路程。在路上，我的眼睛也受了一些伤害，我戴的墨镜左边的镜片掉了，所以我的左眼被冻伤，也被白雪刺伤。走了二十多天以后，我们就到了一个很暖和的地方，到处都是绿色。我们见到当地的人，发现他们背东西的背篋都是背在头上。原来，不知不觉，我们已经到了尼泊尔。后来我们被尼泊尔的军队抓住了，把我们关在监牢里两天，然后把我们送到加德满都。国际救助会解救了我们，把我们交给尼泊尔的西藏临时政府。

我本来是特别爱流鼻涕的人，但到了尼泊尔，我发现我突然不流鼻涕了。到了这里，我才感觉到衣食无忧了！接待处好好地招待了我们，然后他们就把我们送到了印度。到了印度，我们也有机会拜见达赖喇嘛。我



们认真洗漱，准备拜见达赖喇嘛。他和蔼地问我们从哪里来？怎么来的？路上有没有受苦？有的人哭了，有的人晕了过去，我倒是什么特别强烈的感受。按当时的情况，所有来到印度的人，可以自由选择出路。如果你要做和尚，可以继续做和尚。如果你要读书学习，可以去学校。后来，我进入了一个16岁以上的班级继续学习。这个学校里面有藏区各个地方来的一千多个学生，我的朋友多半都是从安多去的。我的同学中，有已经大学毕业的，有牧民，有堪布，有和尚……各种各样！在那个学校里，我们开始说一种混合的共通藏语。我现在想想，我离开寺院，进了这所学校，真的是神的旨意和恩典。

小的时候，我们曾经唱过一个儿歌说，你想要飞到天上，就要信耶稣。所以我有一个很深刻的印象：如果信了耶稣基督，就能飞到天上。这个学校所有的学生都是离开家乡，逃到印度的年轻人。学校的老师说，我们是你们的教导者，现在社会特别复杂，有的人甚至信了耶稣基督，这是非常不好的，你们一定要小心。有一个女人信了耶稣以后疯了，你们如果信了耶稣基督，也会发疯。到时候谁能够看顾你们？而且，到时候护法神也会惩罚你们。但是我想，所有的宗教应该都是赐人平安的，信仰改变了，为什么就会发疯呢？我不明白！我当时认为，所有的外国人都是基督徒，他们为什么没有发疯？后来，我又转到另外一所学校，有机会跟一个外国

老师学习。我的专业是英语和计算机。这个外国老师告诉我说，以前我的老师所传达的，可能有一些偏见。我也从这个外国老师这里开始听到一点点关于神的创造和耶稣基督的救赎。在印度有很多不同的宗教和教派，我听了耶稣基督的福音，但也没有太在意。这个老师曾经给我介绍了一个教会，但因为太远，我没能去。后来我又遇到一个安多的朋友，当时他正在读圣经。



我毕业以后，这个安多的朋友把我介绍给了另外一个外国人。通过他，我对圣经多了一些了解。这个过程是非常曲折，但后来，我还是被引到了正路，非常奇妙。我和这个外国人素不相识，没有任何关系，但他爱我，对我的态度非常好。我心里很感动，所以我很认

真地从他那里学习。他是我遇见的第一个基督徒的家庭，而他看我，也如同自己家里的人一样，很奇妙。他们成为了我父母一样的存在。在学习时，我也问了好多问题，比如，我曾经想圣灵是不是护法神或者是地方神灵。后来我对三位一体也多了一些了解。我曾经是和尚，后来到了印度，然后听到耶稣基督的福音。当我知道这些都是神的怜悯和工作时，我不由自主地相信了他，也跟随他。以前逃离寺院，跑到印度是为了自由，而最终，我在耶稣基督里得到了真正的自由。

后来，我去了印度南边的一个地方读神学。那里是在海边，特别热，学校的条件也不好，吃了许多苦。学校有六七百学生，只有我一个藏族。其余的学生跟汉族人长的很像，学校都是用英语授课。我们的学校在稻田中间，有很多水蛇。晚上出去时，有时候水蛇会爬到身上。有很多同学喜欢吃狗肉，也吃青蛙。我同学们的老家离学校有三四天的路程，他们那里养狗就像我们养猪一样。我们学校附近没有卖狗肉的，所以我们就诱惑流浪狗，然后在洗澡间把狗杀了。有一天休息时，有人抓狗，有人买菜，有人做饭。突然，那条狗爬起来跑了。肉没有了，吃什么呢？当时我们缺乏食物，所以常常思考吃什么。在那个学校，我学到很多功课。三年后我毕业，曾经想过要不要在印度成家立业。我在印度十六年，在印度也有几个藏族的基督徒。但最终我还是想回到自己的家乡。不过，我没有护照，没有签证，并不

是想回来就能回来。后来，最终国家还是允许我回来，我就回来了。学习了圣经以后，我对自己的家乡有了更深的感情。如果能回到安多，娶一个安多的藏族姑娘就太好了。在印度，安多人是极少的，大多都是从卫藏过去的。

2016年，我回到了阔别已久的家乡，通过一个外国友人，认识了一个安多基督徒美女。我们彼此相爱，后来就结婚了，也有三个孩子。现在，我们一家生活在安多。

# 17

## 仁青措毛



我叫仁青措毛，生长在西藏一个偏僻的村子里。小时候，父母虽然每天转经，煨桑，磕头，但他们常常打架，我过得特别不开心，也没觉得神明会怜悯我们，帮助我们。因为年纪小，面对这些问题，以及成长中的很多事情，常常觉得特别无助。

2007年，当我们上高中时，我遇见了一个韩国的朋友，她是基督徒。她常常跟我们谈起耶稣基督的事，谈到神的爱，神的大能和救赎等。有一次，我们几个同学一起去了这个朋友的家，有三个男同学，三个女同学。在她家里，我们一起向神祷告了。当时的我心里充满担忧，没有什么开心的事情。她说，神能改变我家里的情況。我不确定，但我真的需要一个能真正帮助我们神！2008年，暴乱事件发生时，我爸爸一直处于醉酒状态。我为了我家人一直迫切向神祷告。爸爸是一个很小

气的人，他把所有的钱都用在喝酒上，几乎从来不给我们。正因为如此，我继续不断地为我爸爸祷告。

在我上大学三年级的时候，我爸爸的性格和行为都有了很大的改变。现在我父母的关系也好多了。我哥哥曾经在经济方面出了很大问题，我帮他还了好多年的债。我自己脾气也很不好，常常跟丈夫打架，现在我开始学习向他道歉。

我已经结婚，有一个四岁的儿子。我的丈夫是一个交警，最近他有了外遇，我不知道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我心里有很大的痛苦和愤怒。但我盼望靠着神能保护婚姻，保护家庭，我并不想离婚。神已经赦免了我的罪，我也理所应当饶恕丈夫。虽然我的人生似乎充满了问题和困难，但是当我向神祷告，祂真的给我力量去面对，我自己的生命也成长。而且，真的能看见神的帮助和怜悯。我想，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我真的与神和好了。

我现在在一个小学当数学老师，在学校已经九年了。我没有任何隐藏地跟我的学生们分享了我的信仰。有时候我的学生们为了祷告会到我的家里来。我的家人没有怎么反对我的信仰，可能他们也发现了他们所信的是错误的。我继续祷告，愿我的家庭，我的民族都能够认识这一位真正的神！

# 18

## 尼玛次仁



神的良善和恩典是超越我能述说的，我不知道从哪里开始。

我出生在牧区。我与父母和几个兄弟姐妹一起长大，其中我是最小的。从小到大，我经常去寺庙，我会磕头并参加其他各种宗教仪式。在中学，我们在科学课上谈到了我们世界的起源和我们作为人的起源，这吸引了我。藏族人关于藏族的起源有很多故事，但人们最熟悉最信任的说法是，我们是猴子和一个魔女的后代。我想更多地了解这一点：我们从哪里来，我们为什么在这里？

当我读高中时，我试图在假期里赚点钱。我上学的地方有很多游客，包括外国人。我对摄影很感兴趣，但我没有相机。有一天，我遇到了一对外国夫妇，我提出帮他们把东西搬上山，不是为了赚钱，而是为了看他们的相机。他们欣然接受了我的想法，更好的是，他们会

说一些汉语。我们开始徒步旅行并在一个美丽的地方停下来用餐。他们在开始吃饭之前，我发现他们在祈祷。他们和我分享了他们的食物。然后他们问我：“你认为所有这里美丽的风景是从哪里来的？”我说它自己出现的。他们说有一位神创造了这一切。他们给了我一张传单，问我相信什么。他们去了我们当地的寺庙，觉得寺庙里的一些神像和形像真的很可怕，就像龙一样。他们问我是否害怕这些偶像和形像。我开始思考这个问题，慢慢，我发现我不再喜欢去寺庙了。

在大学期间，我遇到了一些对我们的语言感兴趣的外国人。我的老师让我辅导一位外国女性，因为她没有时间，我就去了她家。我发现她的态度跟别人很不一样。即使她年纪比我大很多，她也表现出尊重。她为我做饭，饭前总是祈祷。当我问为什么时，她说：“我是基督徒。神为我们提供食物和我们所需要的一切，所以我要为此感谢他。”我们的关系越来越好。有一天，她告诉我，如果我真的遇到麻烦，我可以向神祈祷。她向我解释了如何祈祷。

随着时间的推移，她为我祈祷并开始更多地解释基督教。有一天，她把一本小册子放在桌子上，这是藏传佛教和基督教的比较。我读了这本小册子，再次思考了我从中学开始就问自己的问题。看了三遍汉语和藏语的电影《耶稣传》，我才真正明白自己是个罪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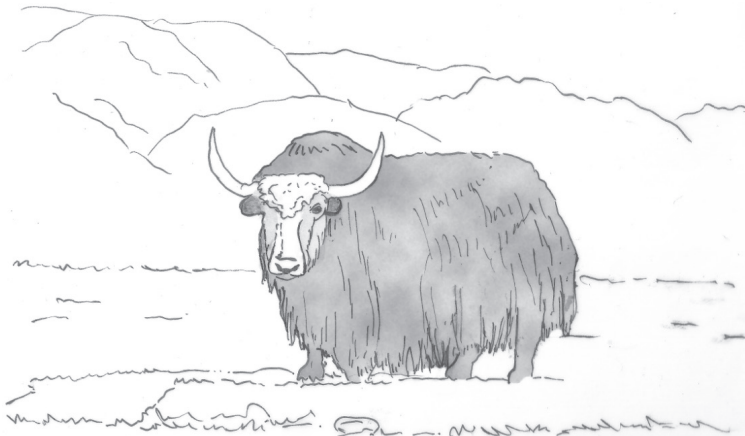
在我读初二的时候，我父亲去世了。作为藏传佛教



徒，我们必须在死亡周年纪念日做某些仪式。在大学的  
一年，我妈妈要我回家参与仪式，她也要我回家时带上  
很多饼子。那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我梦到一个穿着  
白衣服的人，这个人告诉我坐第二辆班车，而不是第一  
辆。第二天早上，我买了大饼，然后去了汽车站。我正  
要上车时，意识到我忘记了我的钱包，所以我回去取它  
并最终上了下一趟班车。当我们的班车超过第一辆时，  
我突然想起了那个梦。我们的班车在停下来接另一位乘  
客时发动不了，所以第一辆班车超过了我们。公路状况  
很不好，大约十分钟后，我们前面的班车翻了三圈，倒  
挂了。

在努力帮助那辆遇难班车的乘客后，那天晚上我很  
晚才回到家，一直在想那个梦。僧人在佛堂念经，我就  
进去了，可我决定不再向众神磕头了，我决定跟随耶  
稣。我赶紧回到学校告诉我的朋友我想跟随耶稣，她让  
我再考虑一下，但我不想再等了。耶稣说：“我就是  
道路、真理、生命；若不藉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  
去。”（约翰福音 14:6）我们俩哭了起来，一起祈祷。  
我们每周两次学习圣经并祈祷。我认为我是藏族中第  
一个信主的人。我的朋友给了我一本中文新约。我的中  
文不好，但我一直想读。后来我又做了一个梦，在梦里  
看到两个女士和一个男士，他们说想见我。第二天早  
上，朋友给我打电话，她说有人要见我，两女一男，三  
个人都是藏族基督徒。我觉得我好像已经认识他们很  
久了。

他们拥抱了我，说他们等我很久了。这确实让我的心更加坚定了，我知道我并不孤单，我决定全心跟随耶稣。



那年夏天，我参加了一个藏族基督徒和汉族基督徒在一起的为期一周的营会。在最后一天，他们领了圣餐，但我没有受洗，所以不被允许参与圣餐，我对此很生气。我们回到家，我祷告并做了另一个梦，一个高个子来给我施洗。没过几天，有两个弟兄从北京来，说是来给我施洗的，我在旅馆受了洗。这是一个非常简单但又非常特殊的场合，我很高兴！他们告诉我这是我新生活的生日，他们送了我礼物，就是一本双语圣经，英文和藏文。圣经里用的藏文很正式，难以理解，但我真的很珍惜这个礼物。上帝知道我所有的需要并供应它们。

毕业后，妈妈开始逼我结婚。我想娶一位有同样信仰的人，一个漂亮的，会做饭的人。

我第一次见到巴亚玛(她现在是我的妻子),并不令人鼓舞。她有一份不错的工作,而且很明显她看不起我。所以我禁食祷告了一个星期。有一天,我在梦中看到我未来的妻子为我准备鱼。后来,她妈妈打电话给我,邀请我去他们家吃饭。我到那里的时候,巴亚玛正在煮鱼。

我们订婚后,由于我们共同的信仰,面临来自家人很大的反对,甚至是暴力。我们坚持了下来,结了婚,但由于家人的迫害,我们决定暂时离开这个地区。

我们收到了另一个省的圣经学校的邀请,就过去了,我们在那里学习了四个月。我一直做梦,梦见自己是山区的老师。我觉得我应该回到我的家乡,因为他们正在寻找老师。我没有合适的档案,所以我请了一位以前的老师来帮助我。我祷告后,在家乡附近的一个村庄找到了一份工作。神给了我一个我们住的房间。当我去学校时,我得到了那个房间。第二天早上去教书,老婆出去买窗帘和床上用品。我们的房间变成了一个小而舒适的家,就像我在梦里见到的一样。

我赚的钱还不够生活。有一天,我们的煤用完了,但我知道学校大院里有一座煤山。我很想偷窃,但我悔改了。我们去见一位住在另一个村子的基督徒同工。我们和她一起吃饭,一起学习圣经,唱歌。这对我们三个人来说真的很鼓舞人心。我们走的时候,这位姐姐给了我们钱,足够买煤了。

后来我们在附近的小镇开了一家店。我教书，老婆开店。生意不好，我真的很担心。那时我做了一个梦，看到了很多顾客。第二天，我告诉我的妻子早起准备开店，果然，顾客络绎不绝！我们是借了钱来开店，很快的我们就能够全部还清。我们甚至赚到了足够的钱买了一些书架，在学校里做了一个小图书馆。书籍被捐赠，其中有一些基督教书籍。

每天下午，我都会教孩子们一些圣经故事。我变得更加出名，甚至成为了副校长。许多记者来采访我，但我的平静越来越少。我听到一个声音说：“你这样做是因为你自己的名声，而不是他的名声。”我告诉领导，我不想再会见记者了。主提醒我，我说过我想教几年书，然后做主的工作。是时候告诉校长我需要离开了。我于是修了一年无薪假期，没有回学校。但学校领导真的很想让我回来，这个时候我们学校薪水已经很不错，但我还是正式辞了工作。

我们继续在旅游区开店，但大部分时间都住在大城市。我儿子并不真正了解我，因为我在家乡教书时，他和我的岳父母住了几年。他在学校的表现一点都不好，所以我每天都被传见老师。慢慢地，开办自己学校的梦想来了。它来自另一个人的梦想。我的朋友告诉我，有一天她到我家乡学校来看我时，她向主呼求，主告诉她有一天我要开办自己的学校。

许多人鼓励我们开办自己的私立学校，所以我花时

间在另一个地区的学校学习。在我学习期间，我儿子在那里上课。在开办自己的学校时，我们真的需要老师。我们祷告了很多。我们学到了很多。主以特别的方式提供了几位教师。我可以讲很多关于神迹供应的故事。一些年轻教师来自海外。他们有这样的心服事，他们真的很爱主。我们从他们那里学到了很多。他们爱学生，教我们如何成为更好的老师。经营一所私立学校过去和现在都不容易。因为这学校没有该有的证件和执照，所以在某种程度上它总是让人觉得我们在偷东西。来自世界各地的许多兄弟姐妹都鼓励了我们，我们尝到了神的恩惠。

我们办这所学校已经三年了。天父总是提供，往往是在最后一刻。我们正在办学校该有的证件和执照。我们了解到很多家长都想把孩子送到我们学校，但因为不合法，所以送孩子并不容易。

当我查考基督教工作的历史时，我发现医院和学校是分享福音的好方法，我喜欢通过教育来做到这一点。我们继续前进。我的家人，我的妻子、我的孩子都属于主。我相信天父会为了他的荣耀而使用我们每个人。

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因你们知道从主那里必得着基业为赏赐；你们所侍奉的乃是主基督。那行不义的必受不义的报应；主并不偏待人。(歌罗西书 3:23-25)

# 19

## 普珍



我出生在一个偏僻的藏族村庄。我有四个兄弟姐妹，两个姐姐，一个哥哥和一个弟弟。小时候家里很穷，靠种地为生。我们有农田和一些牛羊。我们都没有去上学，因为必须帮忙照看牲畜，还要在地里干活。哥哥10岁出家，两个姐姐17、18岁出嫁。我弟弟比我小很多，所以我就成为家里多年来唯一的劳动力。我真的很努力，总是没有间断地取柴，我们住的地方没有水，所以我每天都要很困难地为家里背水。

我20岁那年结婚了。我搬到我丈夫家，在另一个村庄。但我遇到了一个问题：我不能怀孕。我公婆的态度很糟糕，当他们意识到我怀不了孩子时，态度变得更糟糕。几年后，我离开了丈夫，很无奈地回到了娘家。

后来，朋友的朋友把次本介绍给我。他年龄比我大

很多，但他们觉得这没问题。我内心崩溃了，觉得自己一文不值，不想去大城市见这个人。但是朋友和家人鼓励我给他一个机会来见我，于是他来到我家。我那时二十多岁了，可次本看起来比我老很多，而且他的皮肤很黑，一开始，我真的不喜欢他。我父母觉得嫁给他会很好，因为他以前出过家，做过僧人。他们告诉我，因我怀不上孩子，不能嫁给其他人。我的朋友们喜欢次本，都说他是个好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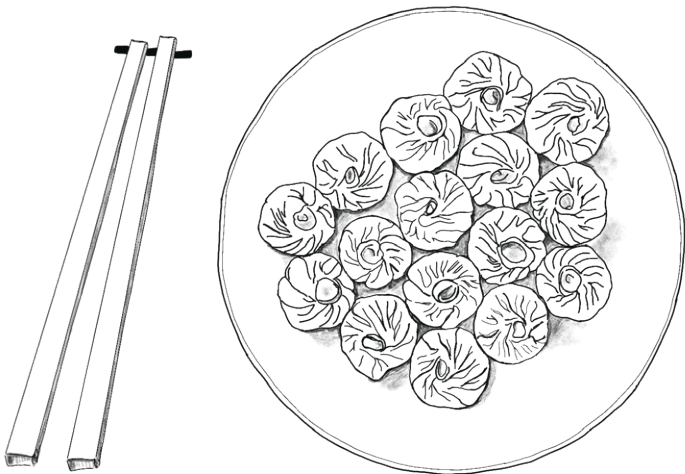
我感到很难过，因为我知道如果我嫁给了一个我不喜欢的男人，我的生活会很艰难。可我母亲真的很喜欢次本，她就和我谈话，和我一起哭，告诉我她觉得嫁给他是正确的选择，否则她会一直为我担心。她觉得他是个好人，所以我告诉母亲我会试试。

我们开始了恋爱关系，我很快就怀孕了。一开始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我肚子好痛，感觉很不舒服，我从来没想到我会怀孕。一开始我就告诉次本我可能永远无法生孩子，他很谈定的告诉我：“没问题。”

在我遇到次本之前，我从未听说过永生神。他常向神唱歌，我就模仿他并取笑他。我觉得向神唱一首歌很滑稽，太不可思议了。他试图解释这位神是谁，但我真的不明白，所以他带我一起在电视上看了一部关于耶稣的电影。然后我遇到了次本的一些基督徒朋友，我想知道这个宗教是否真实。

意识到这个宗教可能是真实的时候，我开始害怕

了，这与藏传佛教截然不同。我开始疏远次本，也许我不应该嫁给他，但是我已经怀孕了。后来，我开始与一些藏族基督徒见面，他们与我村里的人非常不同。在基督徒中间，我感到被接纳，我也可以接纳其他人，关系非常密切。所以我告诉次本，这一定是真的。我经历了与神的深厚关系，所以我向次本道歉，因为我取笑了他，说了神的坏话。



后来，我和次本结婚。当我生第一个儿子的时候，一些藏族和外国基督徒对我真的很好，甚至比我自己的母亲或姐妹还要好。我不会说汉语，所以在医院很难，但我得到了很多基督徒朋友的爱和支持。因为基督徒对我很好，所以我开始相信神，跟一些基督徒的关系也很



密切。

自从我相信基督，我就开始害怕人，我感觉我好像得了麻风病那样。我怕别人知道我是基督徒后会拒绝我，会有各种风言风语议论我。一方面，我知道神是良善的，基督徒们对我也很好。但我也有这种恐惧，我害怕基督徒朋友会告诉别人我是一个基督徒。我想这恐惧与村里的人过去常常说我的坏话和给了我很多难听的称呼有关，因为那时我无法怀孕。

我不完全了解神，我知道的不多，但我支持次本。我有时会担心我的生活，可当我继续信靠神的时候，担忧就会减少。一位藏族基督徒看不起我，因为我看不懂圣经，也不知道如何祈祷。但有人说：“信仰在你心中，它与阅读和写作无关。任何人都可以相信，神知道你的心。”这个人真的很鼓励我。我们心中藏着很多东西，但神真是太神奇了，他了解我们的心，他满足我们的心愿。

我不知道如何好好祷告，但我可以为他人服务，我所做的小事就像我跟神祈祷。我在医院帮助病人，我从中找到乐趣。人们说：“你是个好人”，但我知道这是我心中的神。当我留在他身边时，我的态度很好。

过去我经常哭，因为我没有技能，不知道如何谋生。在次本的鼓励下，我学会了缝纫。记得那时我成功时，我心里非常高兴。我不会读写汉字，一位汉族弟兄提出帮助提高我的汉语，他忠实地来，教我基础汉语。

我的汉语还不是很好，但我可以应付。村里没有人愿意娶我，因为我不能生孩子，但现在我有一个丈夫，两个儿子，我的汉语越来越好，我还会缝纫。我真的很感激，发生了很多超出我预期的事情。

我很感恩我们都过的很好，这是神的恩典！

# 20

## 次仁东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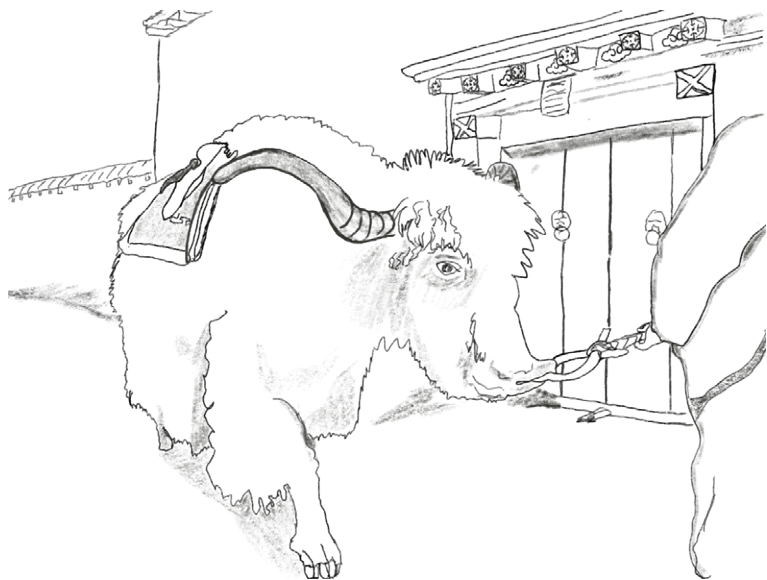
我说我曾是个绝望的佛教徒，但那已经是三十多岁、成年的我。

我生长在一个又善良又充满苦毒的原生家庭中，父母的文化水平很低，来自脾气暴躁父亲的伤害和软弱母亲苦毒的影响，我曾是一个极度自卑的人，恐惧社交。十七八岁的我依然会因为要上街买酱油，需要和陌生人说话而痛苦不已，为此我会挣扎一个多小时。我看不起我自己：瘦弱、胆小、无能、没有恒心毅力、学习差、长相难看、废物是我对自己的评价。我当时知道我做个流氓、坏人都不合格，心太软、胆太小、体太弱。感谢上帝，我从小喜欢听故事、看书、听收音机，并且想象力非常丰富，很多时间活在自己的世界里，喜欢思考，对世界和人生充满了各样的疑问。于是，我尝试练习武术，学习冥想，照着武侠秘诀练习气功，幸亏我没有毅力，否则早就走火入魔。上大学以后，有机会

看了一些西方哲学书籍，也第一次从外教老师那里肤浅地了解一点基督教，看了几页马太福音。大学期间更多时候和藏族同学讨论鬼神和佛教，对生命充满好奇，曾非常渴望能有一个白胡子老头（世外高人）给我指点迷津。“为什么活着？”是我思考了很久的问题。上大学离开家后，我也尝试改变自己内向、自卑的性格，但没有大的变化。

毕业后在西藏生活和工作，受到藏传佛教文化的影响，我努力地照着佛教信仰的教义生活，深知自己是个罪人，想做一个善良的人，用自己的善行洗清罪孽，脱离轮回奔向永生。我常常朝拜，冥想。由于工作的原因，我有机会到西藏各地出差，那时我有寺必拜，也曾因徒步50多公里转神山（西藏阿里岗仁布奇 Mt. KAILASH）被自己的虔诚感动。但我依然很痛苦，我生活的状态是这样的：怀着对金钱和权利极强欲望的同时，又因为不能得到而鄙视；渴望领导的重用，而又因不会处理关系被忽视，心怀不平；一心想做个善良的人，追求世界的公平，却因脆弱常常很容易受伤，导致最终活在苦毒和仇恨中。我看到的是：世界的凶残、藏传佛教寺庙的傲慢、活佛僧人的腐败和我对自己无能为力。我知道我罪孽深重，心中杀死的人数可能早就超过“南京大屠杀”，心中奸淫过妇女不可计数，心中贪念的不属于自己的财富数十亿元。就算我一清早洗心革面，决心做一个善良的人，但是一天里罪恶的心思意念

最终还是把我拉进泥潭，一身污秽。虽然想过很多次，我还是没有勇气自己结束我这毫无意义和虚幻的生命。那时候，我的电脑屏保文字是：“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那不是舍己救人的大义凛然，而是对自己的彻底失望。



在我快40岁的那年，我有幸到美国参加为期3个多月的培训，地点是美国加州的一所大学。美国是我从中学就想去看看的国家，一个让我感到有一股神秘力量的国家。我曾在一个穆斯林国家工作过几年，在那个国家无论是宗教领袖、政客、商人还是平民百姓都在痛斥美国的罪恶，但在美国驻该国大使馆签证处申请签证的队

伍，永远是各国使馆门前最长的。

在美国我见到了上帝的使者，华人基督徒和白人基督徒。在美国华人基督徒的眼睛里我看到了有别于传统中国人眼睛里的东西，不再神秘和不可预测，看到了很多欧美人眼睛里的单纯。这些基督徒热忱地帮助我们这些国内来的中国人，免费带我们去超市，免费带我们参观，给我们提供各种免费讲座，帮助我们了解和适应当地的生活，最重要的是不厌其烦地向我们介绍耶稣基督。当初我对他们的热情充满警惕，因为我坚信：“天上不会掉馅饼”、“世界上没有免费的午餐”、“知人知面不知心”、“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等等，当他们开始传福音时，我以为知道了他们热情的目的。

但这些另类的中国人还是让我很震惊，我从他们的行为中看到传统藏族佛教徒虔诚的态度，从他们的言谈中，不再听到中国传统的智慧和阴谋论。不多久，我就为他们感到高兴，认为这些中国人（汉族）有自己的信仰真不错。不像大陆的中国人，尤其是汉族，除了权和钱，没有信仰。我开始把基督教和藏传佛教做对比，但完全没有想到耶稣基督对我个人意味着什么。渐渐地跟他们接触，听他们讲耶稣基督，我开始羡慕这些基督徒的生活状态，那种有依靠、有盼望的样子，那种良善中没有论断和苛责的美好，那些因耶稣基督而改变生命的一个个鲜活见证，让我对自己无能为力的人生看到了一

丝希望。我不知道圣灵是哪一天开始改变我的，记得有一天，我在那坐加州城市中心的一间咖啡屋里，看着远志明牧师写的一本关于信仰见证的书，读着读着，我开始流泪，不住地流泪，我赶紧起身走出了咖啡屋，为了不引起路人的注意，我又很快坐在路边一个角落的桌椅边。圣诞节临近，傍晚的街道上人来人往，我默默地哭着，泪流满面，却一点也不痛苦，反而有一股温暖和喜乐在心中荡漾，彷彿感觉到了那个创造万有、对世人充满怜悯和爱的神的存在。快回国了，我手里拿着别人送给我的那本圣经，我默默地对自己说：我余生的方向就在这里面了！

在我离开美国之前，一对华人基督徒夫妇领我做了决志祷告。从那一刻开始，就像黑暗的心里点燃了一盏明灯，照亮了一切，混沌的大脑立刻思路明晰，我不再迷惑和彷徨，几乎一切疑问都有了答案。虽然一切都没有改变，但一切都变了。还有一个重大不同点是我能切切实实感受到这伟大真神的存在，而不像过去一样对藏传佛教众多神灵的感受。

一转眼15年过去了，神改变了我许许多多。首先我知道了生命的意义，找到了“我为什么活着”的答案；死亡不能再恐吓我，我知道我的主耶稣战胜了死亡；我不再自卑了，我知道我是真正的王子，真神的孩子；我的性格开朗多了，现在我和陌生人交流自如；我的人格不再那样分裂了，圣灵时刻提醒我该如何行；我不再迷

信制度和体制，我知道了制度的基础是文化，文化的基石是信仰，只有信靠耶稣基督才能有个人、族群和国家的希望。虽然常常软弱和跌倒，但我那种永生盼望的喜乐和神儿子身份的信心让我走出了苦毒、绝望的佛教徒生活。





一直以来，雪域高原的藏族人们被藏传佛教深深影响，再加上地域广阔，环境艰难，似乎理所当然地成为了福音的硬土。然而，在神没有难成的事！

我们整理出这些藏族弟兄姊妹的见证，一方面是为了使神的荣耀得着称赞：虽然艰难，但无论在知识份子中间，还是在牧民、农民中，上帝的福音都带着大能给他（她）们带来医治，带来恩典与救赎。

另一方面，通过这些不同的故事，盼望读这些故事的人可以更多了解这些藏族中的神的百姓，更多为这个群体祷告，更好地在基督里服侍这个群体，使他（她）们被建造被使用，得以在这片土地上结出更多果子。

来自藏区的20个故事

Zamba7@protonmail.com